

88607

2125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三目錄

王起三



蜃樓賦

龜鼉為梁賦

羨魚賦上京冊文

焦桐入聽賦

朔方獻千里馬賦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彈冠賦

佩刀出飛泉賦

請禁皇城南六坊內朱雀門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乃曲

江側近不得置私廟奏

覆廢罷讓皇帝廟奏

請進士覆試後再行放榜奏

覆奏耐懷懿太子神主狀

創造禮神九玉議

定祀九宮儀注議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内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國長樂縣開國公食

邑一千五百戶贈吏部尚書馮公神道碑銘并序

莊恪太子哀冊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三

王起

蜃樓賦以海旁蜃氣象樓臺為韻

伊浩汗之鵬壑有岩堯之蜃樓不因材而結構自以氣而飛浮闕
然無朕赫矣難儔出彼波濤必麗天以成象化為軒檻寧假日以
銷憂足以掩鼇山於別島漏蛟室於懸流若乃霧歇烟銷雲歸月
朗千里目極八紘心賞惟錯之類咸伏陽侯之波無響於是吐氛
氤騰泱溟隱隱迴出亭亭直上乍明乍滅舒渤澥而新鮮若合若
離結麗譙而博敞雖舟子來萃國工是仰莫不驚天地之赫靈觀
井幹而成象赫奕奕而有光紛郁郁而難詳影臨貝闕彩曳虹梁
比繩墨之曲直如規矩之圓方岳岳之仙乍窺於天表盈盈之女
且媿於路傍八窗未工百尺非峻伴祥烟於巨浸雜佳氣於重潤
仰層構之如翬必巨川之化蜃大壯冥立全模洞開吐嗽而侔華

宇呼吸而象瑰材翔鯤拂而不散賀燕往而復來依稀碧落想像
 瑤臺秀輝日域下瑩珠胎比落星之流點綴疑明月之照徘徊則
 知夫霞駭雲蔚有壯麗之貴棟折榱崩無壓覆之畏既變態於倏
 忽亦憑虛而髣髴豈比夫鼎居汾水赭赭以騰文劍在豐城雄雄
 而增氣方今聖功不宰海物咸在固知吐為樓閣以全其軀豈爭
 彼魚鹽弗加於海

鼉鼉為梁賦

以王師遠征水族冥感為韻

周穆窮轍迹之所經駕鼉鼉而感靈所以濟浩汗所以通杳冥蛟
 蜃蜿蜿以代造舟之利匪雕匪刻皆連外國之形諒人力之不勤
 信神功而永寧當其師旅闐闐旌旗肅肅臨九江而澶汗駐八駿
 而蹠跼望既濟於未濟終歎無梁思載沉而載浮孰能剗木得不
 乞靈於水府假道於介族則鼉也不得而深藏鼉也不得而潛伏
 既而擘波有聲異狀可驚出層潭而櫛比駕飛浪而砥平連足俄

維比浮柱之初立鏤甲疊映同版築之相成齊首而繩墨勿用曳
 尾而規模自呈其利惟博其安無傾殊滄海之龜構異銀河而鵲
 征彼詭類之可覽實至誠之所感假鼉負以臨深託盤跚而習坎
 其勢遷迤其狀參差無遠不屆惟危具持照赫奕之五刃度張皇
 之六師乘以周旋具異琴高之鯉載於沈溺還符毛寶之龜漁者
 徒驚工人有恥同眾其羅而罔及畫鷁雄虹而莫擬題之不可殊
 長卿之見書抱之則難謝尾生之沈水是知伐鼉以冒鼓其用匪
 良解鼉而染指其謀匪臧孰若奮功於舟楫感聖於君王昔在深
 泉懼屬沒於其穴今符至德忽結構而成梁固蹂躪而無害將騰
 躍而有光我皇仁洽道豐文修武偃要荒畢服瀆離斯返何必驅
 鼉而驅鼉勞師以襲遠

羨魚賦

見其山遊賦買賦

客有羨魚者立河壖俯臨泉窺綠藻瞰紅蓮彈鋏之歌逾切觀濠

之意彌堅則有頰尾殊品紫鱗異質或依蒲而自娛或擁芡而爭
出揚鬐奮鬣已見其由戢尾貫腮未知其術是用乘良辰守通津
望嶮喁而注目聆瀼瀼以勞神乃歎曰深不測者水藏諸水者鱗
營之何及獲之何因彼不脫於泉徒求於泉下彼不蕩於水奚求
於水濱喪志而退問於漁人漁人曰噫子過矣君子謀不失利動
必合理禽之中也先夫矰繳獸之獲也資乎弓矢夫吾子坐金隄
降玉趾無留而窺其發發無筭而思其唯唯此所謂自包其羞不
求諸已向若有具施之於水則和羹可待食肉茲始不爲緣木之
難自叶忘筌之美斯言富哉感激而回求詹公之術盡任子之才
器必備藝咸該將中否之不惑希取舍之無猜羨之可以已也是
以結網而復來

焦桐入聽賦

以泠然雅音至
聽方識爲韻

聽之微者不必五音伊焦桐之逸韻契伯喈之明心氣逐爨炎始

將隨於槁木聲飛烈烈終見用於雅琴當其大匠未收樵人所利
圭葉零落孫枝殘瘁以薪見迷以竈求媚聲連而丹燄乍飛響送
而紅星忽墜聞之者徒謂木之槁火之熾殊不知八音之珍仁五
絃之至彼美中郎神妙無方樂無不審音無不詳聽執爨之間克
諧律呂聞就燥之處乍合宮商乃言曰惜乎斯桐韻實天假可以
加雕斲可以暢韶雅何混彼樗林而棄於薪者於是收質燄燄求
音泠泠撲滅其色鱗皴其形被之以絃仁水流而山立鼓之爲操
必鶴舞而魚聽則知桐之成器待其人而克定桐之有聲非其人
而靡聽向若清耳不傳瓌材遂捐希聲率爾聾俗猶然則半死之
根誰一收其餘燼孤生之幹將久滅於青烟桐之熱兮人之德焚
身之缺兮躬忽見屈殊不知焦尾爲珍竟獲伸於多識至矣哉感
知音者願是傲而是則

朔方獻千里馬賦

以題
爲韻

駢彼名馬產茲元朔得遐方之勁氣是稟巖凝應上聖之禎符其
來縣邈固可以飾和鸞之鐵鉞就鈎膺之濯濯始其同羣豐草挺
質寒鄉名超茲白瑞掩飛黃伊六轡之爰設非九重之孰當爾其
走險鹿駭望雲龍驥繫之維之登歌不慚於西極若滅若沒獻狀
聿來於北方於以效伏阜之勤於以釋長鳴之怨流離而走血來
格獲落而執勒斯獻計鴻鵠之舉彼未居多涉燕宋之遙我方適
願柔心有待逸足未宣權奇於絳闕之下沛艾於紫庭之前稟月
未匹追風莫先所以闡幽都之美所以增華廐之妍既佶且閑軼
其羣兮相萬視遠如邇遵其路兮且干一人既瞻八駿初比彼干
駟花發六騶雲起其止也可齊乎足其行也無踰於里信愕視於
華原而騰輝於良史伊茲駿之間出在前王而殊寡或鑾輅而見
捐或鼓車而不捨我皇昭景福錫純嘏稱德以喻夫俊又服勞以
勸夫忠者豈惟同兩漢之帝獲千里之馬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以漢朝鑄金爲名馬式爲韻

先賢鑄金之英爲馬之形馬無疆而致用金不朽而垂名瞻之在
前則至寶山立寂然不動則異體峰平固將六龍可驗八駿斯營
遐追絕足遠契長鳴豈徒翫熒煌之彩眇熠爚之情哉始其模既
全體將具思求絕塵之貌是假在鎔之鑄踴躍其液渥洼之形未
出撲滅其烟浮雲之姿已露方中矩兮圓中規勢倜儻兮精權奇
誠可傳而可繼每不驅而不馳其巧既畢安貞莫移豈貪夫而是
徇諒工者之所爲若乃大閱羣騶旁搜萬國獻絳闕而咸萃充華
廐而尙惑乃審厥象俾臻其極仰從革之輝光知代勞之軌則駑
駘脊至自乖百鍊之形駟駿俱來允叶萬邦之式其狀惟肖其義
孔昭仰沛艾以龍翥若駿驪而鹿超摧秣勿施異乘黃之伏阜繫
維罔及殊赭白之來朝翼翼雄姿煌煌壯觀恆引耀以錯落每騰
精而泮渙牛以石兮多慚馳以銅兮非翫是知武皇之制博伏波

之旨深用之則行昔飛聲於東道確乎不拔終成象於南金高門
 洞闕秘殿旁臨將萬古以駭目俾四方而宅心豈作賂大宛其形
 見棄為神蜀郡厥祀方歆者哉固宜無逃於眾寡不昧於取舍永
 作鏡於域中比懸衡於天下則稱驥德頌駟牧者未若似是而非
 常以馬而喻馬

彈冠賦 以君子之交誠有所感為韻

岌岌高冠是加於首將服之以入仕遂彈之而去垢纖埃不染知
 潔已之為先法服是從明干祿之非久豈比裂之而無用挂之而
 勿有也當其貢公不仕王陽未榮風起緇布塵飛玉纓積歲月而
 無色混風姿而莫呈豈知點綴則價重拂拭則光生蓋以斷金之
 人未達於清世陸沈之士猶勞其赤誠是故置之而有待褚之而
 勿營泊夫大漢登庸伊人有所同松茂而柏悅將龍翔而鳳舉於
 是取章甫而言曰冠者首之飾人之規盛服將朝此為大者結髮

從仕曷莫由之吾方策名於丹闕委質於彤墀顧將盡飾以為美
 豈薄污而見嗤反解彼珠纓彈於玉指彰久要之必信表從政之
 有使拂舊彩以增鮮振浮埃而暫起由是發光耀正容止朝廷濟
 濟具瞻夫哲人中櫛鏘鏘用表夫君子則知碩量之所包賢人之
 與交其賤也樂夫伐木其貴也同夫拔茅則爵位相先者以彈冠
 而自鑿金蘭合契者因彈冠而有感故能致美搢紳不嬰垢氛將
 總會於元髮期入仕於青雲豈比夫晏子濯以入朝是稱賢相屈
 生彈於新沐方俟明君

佩刀出飛泉賦 以至誠所感靈泉為生為韻

貳師之伐大宛也耀武經闡王靈入絕域討不庭近取諸身拔寶
 刀之錯落上善若水出山澗而清冷則誠之所至危無不寧挹既
 思於跋石利遂因於新礪當其大漠之北窮山所次萬流皆涸甘
 泉斯秘堯人不能以鑿井考叔徒稱其闕地思羣飲而駿奔懷載

渴而糜至大兵懸命夸父之拔策是憂上將失容曹公之指梅莫
致維石巖巖將破以至誠憂心慘慘將慰以元感乃拯經營陟崢
嶸綴旒之急貫日之精念爐中鍛鍊之利成山下決蒙之情孤環
出銛鏐明賴黑壤而斃敗迸元泉而可驚活活今有甘井忽開之
兆泠泠兮奪醴泉自出之名飛流乍凝乎淬刃濯血又同於洗兵
三軍激心始觀切玉之利萬夫駭耳俄聞漱玉之聲咸曰將軍發
丹懇勞赤誠俾竭涸流濕枯槁增榮疊疊之流旣控清而引濁濟
濟之眾咸出死而入生豈一勺之多實一瓢爲貴旣挹注之有待
知福祿之來爲刀惟百鍊不判其鋒銚泉則九重未存其虜沸此
晝地之成川如開流之納泉酌焉不竭瞻之在前何盡心之禺若
致滿腹之怡然向使以誠爲後以力爲先動而有悔鑽之彌堅則
佩彼孟勞諒無施於礲碯拜同疏勒亦何望於潺湲於戲人之有
志物莫能禦刀爲短兵兮曷用泉居厚地兮不阻中石之箭處危

疑而則那駐日之戈於精誠而誰與故能飛名域外獻功王所豈
不以至誠如神達之於六府

請禁皇城南六坊內朱雀門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
江側近不得置私廟奏

奉宣今日已後百官並不得於京城內置廟者臣等伏據禮記云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又韋彤五經精義
對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後行所以親而尊之
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籍恐乖聖政伏以朱
雀門及至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
私廟實則逼近宮闕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圍外地至甚閑僻
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已後皇城南六坊
內不得置私廟至朱雀門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
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冀不違禮意感

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貴補聰明

覆廢罷讓皇帝廟奏

讓皇帝廟去月二十四日詔下太常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無子孫饗獻之儀親盡則疎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當以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罷公情定禮實議叶宜

請進士覆試後再行放榜奏

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尙未及第若重覆之中萬不一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為非便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俟勅却下本司

然後准例大字放榜

覆奏耐懷懿太子神主狀

准今日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耐惠昭及悼懷太子廟不虧情禮又甚便宜送太常寺三卿與禮官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總立一堂羣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赦文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為七太子廟又准大曆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耐詔耐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為姪以姪耐叔享獻得宜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耐

創造禮神九玉議

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之儀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元云禋烟也爲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烟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於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卽依常制所冀國禮可久之文守而不失周官已墜之典舉而更新

定祀九宮儀注議

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庶羣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瘡痍軫懷爰命臺臣輯輿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臣卽太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乙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

卦運五行土飛其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
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視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
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於
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繫賴於敷佑而
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誠於尚
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祀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
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又開元禮蜡祭之日大明
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祀
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
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
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敕改爲大祠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
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準前勅稱爲大祠唯御署祝文稱天子謹
遣某官某昭告文義以爲殖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祀稱禱有異方

丘不以伸爲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
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
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司水旱降福
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
職既異其司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儀
有以爲比伏請自今已後却用大祠之禮誓宜備物無有降差惟
御署祝文以社稷爲本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内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國長樂縣開國公食
邑一千五百戶贈吏部尚書馮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唐開成元年歲在執徐十二月三日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
使長樂公享年七十薨於位天子不視朝一日贈以天官之秩是

月公之喪歸於西都其來也梓潼之人如亡顧復其至也京師之人咸嗟殄瘁其親戚號於中唐而鄰里感其朋友慟於外寢而摺紳弔咸以公孝友忠信清廉正直寬仁偉度可以韜當世弼諧遠略可以經大邦而位不充量才屈於算斯所以感人深矣其明年五月克葬於京兆萬年縣崇道鄉白鹿原從先人塋禮也既葬其孤纍然泣血以公勳伐德善之狀請被於文而刻此石云公諱宿字拱之冀州長樂人漢光祿勳奉世廿五代孫也自光祿勳立功於漢其下十四葉立國王燕是爲昭成皇帝其下七葉至五代祖周烏氏侯諱早惠字一隋爲隰州司戶皇朝爲婺州常山令常山生高祖皇婺州紉曹掾諱文儉紉曹生曾祖茂才高第括州松陽令諱道儀松陽生大父文林郎宋王府記室參軍贈禮部員外郎諱嗣員外生先府君南昌令新安郡長史贈尚書左僕射諱子華咸以茂德光耿史牒僕射天寶中明皇以四子列學官時與計偕

一鳴上第藏器不耀以孝節聞享年八十累贈尚書左僕射先妣彭城劉氏皇成都府參軍河之女嬪則母範惟家之肥累贈彭城郡太夫人公卽僕射之元子也奇偉倜儻與人誠直言無詭隨行不苟合望之也長戟森於武庫卽之也大珪植於瓊田卅歲侍僕射府君廬於員外府君之墓左有靈芝產於埏隧白兔擾於松楸僕射惡其顯異抑而不言識者咸謂純孝殊祥又重之以陰德其門必大也弱冠以工文碩學稱年廿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卽兵部侍郎陸公贊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楊葉賦雖爲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爲楷已而有志於四方歷東諸侯爲彭門僕射張公建封所器異因表爲試太常寺奉禮郎充節度巡官張公傑邁簡達尊賢禮能幕府始建羣彥翹首與公同升者李藩韓愈之倫皆諸侯之選及公曳裾之後有置醴之遇其書檄奏記公皆專焉及張公寢疾公常出入卧內獻替戎事一軍感其誠明

迨其薨落也武夫感義閭里懷慕蚩蚩洵洵無帥乃亂立其子情稱留後焉未王命也先是李師古之叛也其將李洎以徐方効順至是師古將伐有喪且復故地公內則整訓叛徒明利害之鄉外則移檄敵人示逆順之理卒能寢師古之謀遏徐方之亂衛監戎於鋒刃之上免闔境於磔裂之勢公之力也而終身杜口不言定徐之功議者高其不伐及德宗以惜得眾因而善之表公爲留後判官試金吾衛兵曹公以危邦是戒倚門方切乞歸江左以奉色養已而越師潛章請置閩幄授大理評事徐之軍吏惜公之去也繼公職者害公之能也合爲他誣貶泉州司戶公得喪不形以詩書自娛歲餘移關一州司戶太夫人終堂孺慕柴毀阼於滅性喪復常從事浙右徵拜憲府監察歷太常博士凡爲國家定諡皆關善貶惡不吐不茹時人偉其文而與其直遷虞部員外郎丁先府君艱樂杖在疚哀禮皆極旣祥除都官員外郎憲宗時吳元濟

以淮西叛詔相國裴公東征於是妙選廷臣爲幕中

關一

由是表

公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於是有朱紱銀章之錫淮西平酬勞報功拜比部郎中爲持權者所忌會韓文公愈以京師迎佛骨上疏切諫忌公者因上之怒也誣公實爲之出刺歙州先是中書舍人缺僉謂公之述作動合謨訓綸言之任旦夕待遷及一麾出守羣情大駭公則神怡氣暢視虧若成此則老氏之齊寵辱令尹之無喜愠也在歙周歲鋤兼并活矜寡有襦袴誰嗣之謠徵拜刑部郎中遷兵部郎中知制誥時問罪河朔書命疊委公應用神速不能自休詞理典奧文采煥逸大凡六百餘章爲染翰者程準天子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納忠効順詔除襄州節度使時重圍不解未克之官下江漢上游舟車四會久虛統帥弛紊由之因思文武全德姑攝其任上曰侍臣有魁岸奇表珥貂蟬者爲誰丞相以公對上曰峴南留務斯人可矣爰命金印紫綬官相憲丞倅

關一

以

關二

之

下車則軍旅安關一 閭里清寧後元翼自關一 內來詔公歸關三

又或願借子翼且留一年或追送君關一 有逾百里其遺愛在去

有如此者即日拜中書舍人妄為飛語關一 中關一 改為太常關五

字 遷散騎常侍關六 直關三 之士關六 試第其上下得人之關二

為至公遷華州刺史以州名犯先公諱固讓不拜復關二 加集賢

殿學士關四 同之阻命於關二 也王關一 興關二十 以關七 之臣

有才者宣撫之擇使數輩關三 之事公以食君之祿危事不關一

急國之關三 盡心遂關二 政關四 屬虐暑溽雨泥行谷宿關二 險

阻關字 不言關一 由是出入關六 危者安之關一 者勇之棣城關二

字 公關二 助其關二 事國有如此者矣三川浩穰尹正斯關一 時

字 一之關二 公關一 理及關二 必信賞必罰寬人急吏關二 著無

字 兼并關一 必關六 部曲關五 有關二 為關一 吏關六 於杖下

關十 禁止再關一 報政行工部侍郎加關十 曹郎議關二 公以關一

字 路關一 以誅關一 之關三 以為得關十 格後勅五十卷關一 百

關七 兵部侍郎進曾為公會眾關四 上關四 之忠重推轂之關二

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

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

國公關一 節關一 臨整關二 紀外關三 內關二 毗推赤心於三軍

之腹而關一 郡以六關三 禮樂修明苛關一 用去關四 十國人關二

字 心太和初關一 師關二 南關一 入寇抵於關二 大掠而關一 公

以善關一 不關五 隨則無惠安必關三十 上問之曰守土之臣當

如是乎豈關一 山鎮一方亦可波及他關一 詔用關四 巫之關五

公關四 嘗一旦天助十萬錢於我家故鄉人號為孝馮家吾今

壽登關二 位列方面陰德之關一 其可誣乎關四十 重關一 家關三

字 之以關四 曰命之短長天關三 之關五 吾不關一 也關五 天

下表其關八 貞百

莊恪太子哀冊文

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於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於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諡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景申葬於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旒而風緊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鱗之天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冥寞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生元良覃訃之初岐嶷用彰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旣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尊師重傅養德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沖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廷好學旣顯於外魏不能文方循於內美不貳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耀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爲山何反真而游岱嗚呼哀哉憂兢損壽沉疴始邁羣望並走百靈宜祐吳客之問徒爲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則然人由已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承華兮卽宮夜臺鳳笙長絕兮蜃輅徐來啟青宮而右出歷元瀾而左迴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雲帶髮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歆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賓客咸歸瑟彼玉簡閱於泉扉用傳信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哀哉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三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四目錄

張仲素

稼如雲賦

三復白圭賦

公儀休焚機賦

信圭賦

黃雀報白環賦

迴文錦賦

漲昆明池賦

鑒止水賦

繪事後素賦

穆天子宴瑤池賦

玉鈞賦

反舌無聲賦

山呼萬歲賦

窗中窺天賦

管中窺天賦

玉磬賦

泗濱浮磬賦

千金市駿骨賦

河橋竹索賦

賀嘉禾表

賀西內嘉蓮表

賀東川麟見表

賀蔡州破賊表

賀破賊表

賀捉獲劉闢等表

佛骨碑

內侍護軍中尉彭獻忠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四

張仲素

仲素河間人官中書舍人

稼如雲賦以農夫望歲歡以稼場爲韻

天何言哉歲云秋矣臨甫田而一望見多稼之具美互平野而雲鬱覆高原而黛起九土用康兆人賴止豈非協風中律農祥順軌土牛作候而不慙銅雀載鳴而有以徒觀其千畝旣良萬頃式臧興有滄而混色霑霖霖以齊芳雜非烟與非霧乍漠漠以蒼蒼孰克辨乎帝力咸自嘉於我疆御田祖之神時聞擊鼓樂農夫之慶且見築場察彼近郊知夫四裔何山苗之能植伊隰桑之尙蔽豐滋漫若用表於播時悅茂油然寧憂於晚歲矧乃華實云就堅好不淪豈茨梁之足喻若蒼蔚之將敷知艱難垂戒於往哲務蘆菘在勸於鄙夫爰協古公之政式宏管氏之虞至夫實穎蓊蓊厥田

上上膏陰潤以蕃庶蠹朝儕之異狀邱陵共秀且聞束皙之詩黍稷盈疇更鬱仲宣之望懿夫白露凝冷清風戒寒是刈是穫式燕且歡諒遺滯之足利思京坻而可觀蓋由我君勤儉所彰純嘏屢錫運璿衡之冥數煥玉燭而昌歷分地而嘉穀用登報天而犧牛在滌下臣覩而作頌敢歎美於成績重曰望如雲兮我稼既同除其穢兮田具是功既庭又碩兮將表歲終喜有秋兮可以勞農

三復白圭賦

以立身慎言思是用則爲韻

賢哉南容詠白圭於雅什奉明義以爲誠徵莠辭於口給諒同符於素履將辨志而貞立玷生在玉伊良工之可磨言出於躬縱駟馬之不及是知詩之爲喻言以昭信想研精於奧旨知底滯於遺韻詠歎彰其不足反覆明乎克慎身之是省況開卷而念茲心苟無瑕異獻璞之往吝允矣君子宜其念之懲諸嘉玉觀爾靈龜尙鮮華之彩慕特達之詞知在涅而不昧同居暗以無欺重明哲以

作則故沈吟於四時既切磋以求友將造次而解頤得之自中殊學者之四失復而無斲類夫子之釋思是謨是訓是傲是則諒修已以爲物可自家而刑國既引之以改過復重之以比德香芸自雜於卷舒青蠅寧聞乎白黑彼以圭爲瑞此以誠爲珍苟因文而假物非貴玉而賤珉然則懷璧者恥慢藏而成玷事君者畏不密而失身夫其列於雅頌備法語之爲用垂於後昆庶厥道之長存汗簡之文可考絕編之義再敦且非守句之末學有異斷章而賦言豈不以賢智之心慎樞機之所啟瑾瑜之質懼毫髮以成痕懿夫志士仁人明不自是執一善以無失故三復而樂只若或志於斯行秉善價而誰毀

公儀休焚機賦

以政者爲理敦俗爲韻

物有資於利用則機之功也可錄初離立以待時竟開張而濟俗言念魯相溫其如玉覽下妾而獻藝將自家而室欲克勤克儉誠

君子之息機焚如棄如示小人之止足酌其妙也得而言者斯以明貴賤正儒雅龍梭勿用猶懸素壁之隅星石曾支尚在綠窗之下懿其以彼火烈彰茲行危諒舍之而是警非傲之而改爲鼓鐘於宮覺前言之嘉喻勞薪用爨嗟彼世以方知惟此政經必資輔理傷抱布之趨來異斷機之所擬燎枯木以烟散暢清音而風美迢迢之象遠在於天札札之聲不雜於耳且懷柔之理文歸不競何兆庶之淺深在仁知之游泳道自絕於瑕玷慶劓作乎龜鏡絲麻不績而家乃致於肥煨燼未除而邦已聞其政是知重爲輕根旨遠道敦息邪羸於高位澄細流於上源雖屢空於衣褐實垂裕於子孫

信圭賦 以分形立象以保乎身爲韻

瑟彼信圭諸侯是執當大君之辨等與五玉而咸集皎以式孚堅於特立錫山川以爲瑞在享獻而增襲將持比德以省躬豈獨退

揚而進揖懿夫潔白其質縝密其文得儀刑之是表敘羔雁以成羣玷絕可磨不愧南容之復性惟特達每勞宣代之分則而效之惟其嘉矣觀正直可以行化取毀方於焉克已至若左右佩珩淒鏘宮徵寧同乎信以守之豈嗟乎不我屑以韋弦可譬琮璧自殊孚尹旁達陽采外敷因追琢以爲用諒小大之合符韞以保焉匪沾諸善價省其人也宜賦以生芻此乃邦之令典孰可已乎捧當心而措於掌足以見古人之象稟溫潤而洞晶熒於以彰文物之形色配彼蒼示不言之信神如此鑑同明德之馨所以掌節是司藉之乎纁與蒲穀而齊列冀邦家之永保比楚王之無瑕晒夏璜之有考或以圭爲瑞或以象爲珍傳命自同於符璽達情可接於君臣稽彼前典光輝日新念君子之作誠宜近取諸乎身

黃雀報白環賦 以靈禽感德報以白環爲韻

徵晦明於異域聞庶類之酬德彼黃雀之罹害遇青衿而見惻有

纖微之陋體無彩翠之奇色投林苦鴟鴞之患墜地逢螻蟻之食
情懷舊匹尙有啁噍之音自戀故枝難舉翩翩之翼感之奚止曰
楊氏子取於步武之內寘彼巾箱之裏全而育之焉知所以洎養
羽之再就方銜恩而決起黃花受哺寧同食椹之懷白璧來酬用
記封公之祉言徵其事載赫厥靈表齊諧之異志合漢史之祥經
倏去之時旣入羣而多類重來之夕方詭狀以呈形稱仙使而報
德何倖喜之可稱質乍隱於恍惚環旣受而晶瑩且賁然之好瑞
以神告其潔白而就封諒生成之是報想夫初飛葉際忽墜花陰
空城路遠穿屋譏深化未及於遙海聲似愁於北林焉知鴻鵠之
秉志實賴兒童之有心是知好生自中神貺元格贈祥符之數四
勝兼金之累百晶晶月圓規規霜白溫其之色且異隨侯之珍皎
若之形自類有虞之獲嗟夫靈異之跡出於無間或鵲緘玉印或
樹蘊金環曾未若稚子懷仁祥禽致感彼君子之出處實濟物於
迤坎環兮四代五公垂竹帛之可覽

迴文錦賦

以文思精絕今古傳賞爲韻

昔竇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織美錦
而成文攢萬緒之荏苒揉眾彩之細縵腸迴而綠字初結髮亂而
青絲共棼萋兮斐兮常屬思於黃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
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黃流之渥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
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別旣久怨心有盈錦霞駁而
增麗詩綺靡而緣情自發於巧心素手何慙於墨妙筆精當其用
寄遠方臨風載閱跡類雕蟲文如委纈旣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
不絕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置懷字三歲而寧滅是繹是
尋攻乎織紵宛而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爲好表美人之心儻或
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榮今黼黻不同愁閱日而等耀彩章自
異懼讒口之見侵况復委篋多年化塵千古方爛兮如在復燦兮

可觀藻豔波旋環迴輻圓蘊四愁而難解煥五彩以相鮮猶或踰
繡段勝彩賤貴以文自奪鴛衾之價贈乎遠無勞雁足之傳且物
在人亡畱思長想謂其文之著也可卷而懷謂其製之貴焉乃攄
而賞若知七襄之非匹豈玉案之虛往

漲昆明池賦

以池滿春流思
象河漢為韻

空闊靈沼蒼茫舊規昔穿焉迎秋而大閱戎艦今漲也乘春而無
竭陂池惟時陽候既序陰冰已泮天子乃詔京尹以庀役命水工
而叶贊陳眾力而雲錘勃興決萬派而箭流共灌澹汪汪之積水
似耿耿之斜漢况復穀雨初霽天桃正春總上善以利物涵聖澤
之深仁軼彼宮沼瀾如海濱鼓金隄之曲岸揚石鯨之彩鱗浪涌
烟郊更失辨牛之埃日華翠激纔分織女之津伊昔殊方未化勤
遠是思非障澤之滯矣將水戰而肆之構館浮鷁以邀以嬉濱瀨
呈形有類於文身之俗鳧鷖亂響如習乎下瀨之師春水平兮波

緩春日煦兮沙暖雖守柔以易狎竟安卑而就滿重泉之沫騷騷
而若迴淺吐之毛離離而漸短至若鏡朗風收澄明不流沃餘潤
於芳野引孤光於釣舟豈獨鼈蜃是獻實亦龜龍載游厥跡既往
前聞可想故人遙集曾分劫火之灰蕃帥來朝暗識滇河之象其
漲則那式詠且歌開鄭白之墳衍流賦澮以天波瑞氣長凝表宸
居之在鑄晴虹乍飲若榮光之出河大哉水之為量皆從夫一勺
之多

鑿止水賦

以澄虛納照遇
象分形為韻

水可取鑿人能就諸將審已以徵實必含形而納虛其止也靜其
清也徐方湛兮而皎鏡異沔彼而淪胥符上善之心自多宏納見
無私之狀臨或躊躇資坎德之深矣諧至人之淡如當其曉日增
鮮光風未度既清洽以爰止持炯戒以為喻等濫觴之猶蓄何一
杯之是措諒善惡之咸觀必形影之自遇豈獨無當五色空涵眾

文伊吉凶之肇起如動靜之潛分俯而窺似神交之澹泊默而察若靈化之細縕且義叶養蒙道深觀竅洞虛無以責有在清明而惟肖心不同也常稱厚貌之疑鑑之精兮未若重泉之照辨妍媸而無失固潔著而爲妙斯所以田巴覽之而獨悲陸雲觀之而自笑若乃芳塘始啟白水初澄有美人兮方覲坐曲岸而情凝毫髮已分想沈姿而映藻清華不動見浮彩之生菱是知聲有往而必復者謂其響答水以止而能鑑者謂之冥合方取則於川渟孰混歸於海納此亦紀人事垂正經庶在觀身而責影豈徒品物而流形今則萬頃方臨羣容在掌隨方圓以見意在清通而賦象苟明鑑之不遺願飾躬而是往

繪事後素賦

以五色成文彰之在素爲韻

畫繪之事彰施於文表其能故散彩而設雜其暈故後素而分運茲潔白之光綜彼深淺之色始其布濩終若組織成山龍華蟲之

美實曰當仁後黑黃蒼赤之采固無慙德間精微而不亂蔚明麗之相得昭昭以著郁郁斯皇發眾狀而逾出映繁文而益彰奪朱紫兮不能爭其要汗白黑兮無以損其光於以界道斯能辨方昔實瞻之在前昭其本始今爲來者居上爛以主張素爲繪兮事惟從古禮於繪也義實斯取其素也同至涓之得一其繪也合比象而爲五理眾者寡予惟汝明無使輝華自混無使毫髮難并處皦昧之間造形則辨居有無之際遇物皆呈雖欲勿用曷其有成乃知作繪者惟文是務言詩者在理爲喻故得盡飾之道不愆於素探周禮冬官之職諧衛風碩人之詞爰遂事而乃睠幸全功而勿疑質不勝文孰謂何先何後白能受采有以顛之倒之胡未至而取誚豈卒獲而能欺不有分布孰爲文采恆起予於後進潤色斯成苟棄我於已前人文焉在美矣夫繪事之義所以刑萬邦而昭四海

穆天子宴瑤池賦 以眾仙護儀靈 感斯集為韻

昔穆王之御天子蕩志思元凝然眇然將以肆車馬之遠跡訪崐
閩之羣仙既而獲八駿以為乘輿六龍而並驚謂升天可冀寧為
海右之巡行地無疆漸出人間之路弱水已踰層城是赴泊夫展
王母之儀容見列仙之軒輅絳宮元圃異故鄉之樓臺鳳舞鸞歌
勝至樂之韶濩澄光渺瀾極望瑤池湛水容之漫漭蕩日采以參
差遠近洲汜駢羅羽儀蕩蕩五雲冒芝田而不散翩翩三鳥拂珠
樹以相隨金液是嘗玉杯是挹桃杏之花競秀蓬瀛之侶遙集遊
仙可戀覺天路之日長惟帝念歸懼人間之景急嗟乎道不可測
理難具形且復淫神之與騎志啄腐之與吞腥固不可以長遊仙
境久會眾靈於是迴輕軒反飛鞚卻瞻遼廓而無見尙聞簫鼓之
餘弄雖周文之歌鎬燕且異尋仙秦穆之享鈞天常稱在夢此則
詣之者身從之者眾稽彼異錄陳茲所窺後之王者樂以聞斯方

士彩童幾涉風波之阻金莖玉露靈延隙駟之馳故我后端拱穆
清無為元感卻走馬而萬方以泰不出戶而八紘盡覽彼乃輕萬
里而崇一朝孰若濟羣生於屯坎

王鈞賦 以常協正經故 無脫胸為韻

月以陰德玉聞夜光伊在天而成象杳如鈞而可望每映樓而皎
皎類照廡之煌煌隱見以時兮不愆其候虧全有節兮此惟其常
當其霽景方晚晴颺既涼瑩迢遞之初魄出西南之一方韜皎皎
之輝尚潛元兔呈纖纖之狀詎假白狼矧乃就盈之姿曲成是愜
從三讓而載吐表四序之克協侔雕瓊之異象契舒莫之數葉臨
洞房之內猶隔瑣窗隱遙城之隅乍明粉堞觀夫媚霜烟挂遼負
悟如珪之有始知合璧之將聖既麗天而作則亦順辰而為政鸞
環而素彩未流蕭散而丹霞始淨所以增思婦之獨愁發詩人之
興咏豈止生彼海濞煥乎天經況於玉以比德復如鈞而效靈落

魚浦之閒偏宜泛影垂朱簾之側宛似分形思其迥出隴陰漸登雲路每因躔而進晷若就新而去故沈沈寥之空碧麗柔明之微素曷蛾眉之足儔豈玉璜之能喻然而合其道也則圓景不渝順其化也而盈缺或殊當未光之時所明若昧自哉生之外其有如無且色依微於林表晦見西方之謂朧光掩映於陽谷朔出東隅以爲胸今異此而守度諒君明而臣肅故其賦玉鈞之輝輝誠可增金波之穆穆

反舌無聲賦

以氣感聲盡取以候時爲韻

彼眾禽兮終歲嚶嚶此反舌兮語默有程蓋時止而則止故能鳴而不鳴青春始分則關關而爰語朱夏將半乃寂寂而無聲有以見天地之候有以知禽鳥之情爾乃觀其所來察其所以或羣或友爰飛爰止啄朱櫻而潛下嫋綠楊而暗起先秋而默恥競響於蜩蟬擇木而遊契不言於桃李於是靜觀其妙先徵其比閱茲百

嚶誠煩詞於躁人默若三緘象欲訥於君子徒觀其行藏以時喧靜惟允其鳴也有節其默也可準初疑管絃之並奏鏗爾曲終又似環佩之齊鳴詘然聲盡是以理契中寂道符閑澹陰陽交而止聲春夏交而知感哂城烏之夜噪向曙乃啼歎野鶴之秋鳴在陰常慘原夫生乃依巢來而依候靜集林薄閒棲苑囿飛而無懼知皇家仁解網羅應不愆期答聖君信及鳥獸謔夫過其音調其羽結舌何異銷聲何取鶯能嚶鸞善舞鳳鏘鏘而聲樂雁嗷嗷而音苦在和鳴而則多於敬授而何補曷若動適其宜靜得其時伴元燕之辭巢秋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以爲期豈比夫嘻嘻者聞妖於皂社交交者見刺於秦詩斯則冥契陰騭迥殊品彙標羽族以稱奇載月令以爲貴配鳴鳩之拂羽備歲候於三百六旬比鷦鳥之吞聲應天時於二十四氣至矣哉隨時之智從宜之義抑斯禽之謂

山呼萬歲賦

以大君升中維嶽兆祥爲韻

天作大室巍乎蒼蒼立極正位含精降祥惟漢武之肇祀聞嘉言之孔彰告盈數以不忒鬱希聲之載揚於時五輅旣臻千官畢會望嶄巖之絕壁升縹緲之華蓋排羽衛於山前刻金石於天外諒精誠之至感致天地之交泰於是騰洪音流翠藹始則類乎雷殷終不因於地賴惟天祚聖谷得一而盈維嶽降神聲至三而大夫其登封則千古是追峻極而四方是維瑞載光於漢史德且詠於周詩動合休徵有異坻頽之震響含靈祀且殊大塊之噫是時也百神受職萬靈獻功霽山霧收山風福穰穰於宇內聲隱隱於封中且啟迪之微延洪是表因勒成而響答殊卜祝之占兆憑乎物陋石言之不臧錫自天歎夢齡之尙少懿乎昭合散乎細縕邈崇邱之杳靄伊仰止而敷聞掩龜格與鳳降軼神光與慶雲獨得乎數千百祀何慚於七十二君稽彼眾山咨夫四嶽或泥金於杳靄

或瘞玉於縣邈封並聞夫再三響未效於清濁方今文物芬郁寰羸廓澄我后克讓謙勤夙興已固如山之壽式當如日之升所以下臣獻頌望翠華之是登

窗中列遠岫賦

以山遠而見如在諸掌爲韻

仁者靜而自閒高其居而閉其闕爰開窗以列岫若施障而圖山邈彼黛巘當於其間至若虛牖洞開連峯向晚雲無心而迴出鳥厲翼而孤返初疑鏡裏覺萬象之俱深又似壺中見三山之尙遠泊如雨歇原野風開薄帷天道不窺而自見山光遙麗而增思謝守臨齋以觀詠之不足陶公開卷則知室是遠而若薜蘿之在眼方坐嘯而搢頤杳杳雲峯旣自中而翫矣蒼蒼海嶠亦孔昭而見之況復彩翠之容朝昏是變將避俗以無悶殊近知而守見簾光乍入增松雪之微明砌竹旁垂助林巒之蔥蒨夫其窗也或飾之以青瑣交之以綺疏想取榮於爾室非助境於吾廬鑿垣而疊嶂

遙列寓目而幽襟必舒偶琴酒之樂只泯色空之豁如且彼植木
翫芳者有時而改累土爲山者有時而殆曷若曲肱隱凡事幽功
倍垂碧紗而嵐氣共凝卷宿霧而翠屏常在是知事有親而逾失
遠而匪疏徇利爭先之徒固難知也逃名小隱之士或近沽諸亦
何必尋赤城之標究蓮峯之掌彼垂堂而是冒此自牖而可賞山
中人兮誠不在於獨往

管中窺天賦

管爲物兮虛受天爲體兮據安能因徑寸之內將窮轉轂之端用
當其無蒼蒼之色何盡微而不大恢恢之狀則難故雖無私以居
上信可因物而仰觀於是正瞻視品清澄察九垓之際極一目之
能髣髴其形難識翼摩之鵠依稀其狀猶如背負之鵬或因夫窺
牖是見且異夫置階而升風息八方烟消四極默涓涓之靈響湛
悠悠之神域乃執輕管納麗則遙睇罔憊審窺不忒虛其內雖高
明之可分小其形胡廣大之能測故使蓋影多掩笠形半匿月旣
滿而猶虧日將中而如昷掌握之內安得容其九重咫尺之中豈
能盡其五色且管之爲質也秉直天之爲體也含虛天執虛而秉
陽垂象管抱直而利有用無信大小之有異亦遐邇以斯殊窺臨
旣加徒云其至矣貞觀必得信安可測夫若然則固知事不可以
近圖遠物不可以小謀大小謀大則立而致尤近圖遠則坐而賈
害故方朔言也明俟時之難莊周著之表遊方之外客有勤學孜
孜憂心悄悄服仁義而罔舍守翰墨而自矯將擗管而是窺願天
上之不遺微眇

玉磬賦

客有觀光於樂府見玉磬之騰英嗟至寶之明契如截肪之曲成
挺十德以爲美諧八音而作程韞櫝未施尙秘璘玢之色在懸以
和乍聞清越之聲當其磬師來求玉人爰格將古樂之是備自他

人而云獲追琢既成磨礱載白掩淒清之瓊佩洞閉華之水碧然後張之清廟奏彼朱宮懸篋簞而其容轉麗偶笙簧而其韻暫同明半規而似月發異彩而如虹懿此昭質暢矣音律練響而鳴球可諧還和而浮石非匹爛鮮華之溫潤含正聲之縝密惠而好我爲齊路以足珍藏或俟時殊泗濱之自出至於擊拊孔皆備虞韶而克諧清明可貴表尼父之忘味於以宣古風於以蕩邪氣越羽籥之繁會聆鬼神於髣髴豈獨質類冰凝響與風興混金石之華清光不昧較隍池之寶美價斯騰是知叔之離而三代尙紀子之擊而千古攸稱則知夫樂之所屬本於化俗方將審音以知政豈在雕金而鏤玉麗矣哉荆山之珍兮可奏洞庭之曲

泗濱浮磬賦

以美石見質琢之成器爲韻

水效珍兮將應時而出珍浮水兮見可寶而逸當入用之晨豈可藏於密所以次其崖岸露彼真質清明內融符采外溢霄舒夜度

遙分蟾兔之輝旭日朝臨下映鮫人之室皆見其處幽邃誰見其內明媚皆知其隨波誰知其抱器邦家藉之不我遐棄觀其璞將有營工其獻情闕二規模可定剗割方成色光芒而白氣溫潤而清是磨是琢且見其能照載考載擊乃知其有聲夫如是守靜而素豈不以有文而明因得之乎名曷觀之乎器噫同流不知誰念茲而在茲識者未覩靈寶之而存之發跡徐方雖則泗濱而見呈祥聖代不同三獻之疑況貞以自持涅而不淄堅以自秘毀而不變既成何用之顧宜任當人之薦同百寶而敷陳雜眾類而朝見向若不合宮徵之韻不叶雅音之績聞之者謂爲空言見之者謂爲怪石則以日繫月徒滌盪於風波自秋徂冬難覬覦於採摭焉可見哲匠顧盼良工追琢奏曲者想乎篋簞審音者訓其清濁故知秉文者必有時藏器者不終否理代之音既作移風之義斯起若不聞大韶大濩庸詎知夫石之爲美

千金市駿骨賦

以題為韻

良金可聚駿骨難遇傳名豈限乎死生賈價寧視乎全具伊前王之善誘賴下臣之素數滿籛初訝乎一空絕足終欣其薦赴故郭隗發求馬之術使燕昭興築臺之務賢為國寶昔見載之於經馬以龍名後亦表之於賦當其勤求未至思慮益專安得戀軒而就勒空聞馳荆而刷燕多亦奚為每厭倦於凡類愛而不見寧惜費於且干蓋為傾心於延望之日市骨實猶生之年其志著其謀宣非獨白馬而獲馬此實因賢而訪賢何異祿豐而遊士可集餌美而潛魚必懸夫其取與之分戒其鄙吝是非罔惑孰敢妄進苟能賤貨以沽名果乃愜心而得駿斯骨也當填溝壑誰分天驥之上才縱視丹青豈辨靈螭之洪允幸特達而見重使聲價之復振至若唐公驕驕穆王驟駢代勞馳路追奔結軌陳力效能死而後已豈若稱德之際交義之始金侔龜形骨異象齒求焉事殊於漢日

懸之數合於秦市智能測遠利用鈎深叶田方之念諧季札之心敦信外彰表然諾於匪石沈機內密重枯朽於捐金想夫嘶風頰影垂髻植髮雖仆質於弊帷曾受精於皎月蒙君子一顧之渥恩知異日窮塵之委骨

河橋竹索賦

以誰謂河廣一韋航之為韻

大川不測以設險浮橋架迴以通達利乎濟也或溢解乎難也無私以虛舟而易蕩屬激箭以相推吾見其梁木斯壞安得稱大道甚夷肇彼謀者莫知其誰於是辦修笮曳長縻侔可久以為慮將制動而咸資且夫原始要終授材度費徵十圍之巨收千古之貴費非難得用之不既易危成安斯之所謂憑遠岸互長河將好勁以橫截或守柔以旁羅每自直以應用恆守節而居多檻欄之勢舳艫之廣因大索以橫流俾羣材之攸仰皆恃此以綰繫故不憂於板蕩徒謂其勁挺為質連延不一或指遠岸以孤引或自中灘

而對出苟異志而殊途亦齊勞而共逸縱奔衝激射浮湍迅疾駭聲騰雷驚波湊日雖前後之鼓怒終上下而駢比拔山之倫扛鼎之匹雖則取之大壯抑亦勢之或失豈不以順事安排故能守乎元吉斯乃道濟行路功深模軌人有觀於投足物寧憂於濡尾視絢索而久存亦何比於一葦泥橋因索而襲故索以橋而用長力雖參於索鐵繫或固於苞桑恢益下之極致信爲物之紀綱彼鼉鼉虛構於溟海烏鵲徒駕於天潢惟眾人之攸利蓋有助於連航夫物有小而可以屬詞材有小而足以濟時索因有條而不紊人亦直道而用之儻要律而見假願盡力以維持

賀嘉禾表

臣某等言今日某日伏見平盧淄青等州節度使鄆州大都督府東平縣官莊地內有禾異隴雙本合成一穗畫圖奏進傳示百僚者臣等中賀謹按瑞應圖曰王者德茂而太平君臣和則嘉禾朱草以中萌言不得中和之氣卽不生也伏惟陛下鼓和風茂休德泰階平於上下大中建於人臣神明是若徵兆必報通彼殊壠總其雙莖滋大澤以冥造成嘉穗而薦和合爲一彰至化之會同堅而好表資生之豐實推物類以得天意觀繪事而擬靈篇凡在班行咸同慶幸不勝歡抃踴躍之至

賀西內嘉蓮表

臣某言伏見今日九日中書門下宣示百官西內池中嘉蓮圖其蓮一本兩花者臣聞明聖有作天人合應旣彰化本必降祥符卽事而推昭昭可見伏惟陛下儲精要道憂濟羣方致理大同猶懼不至所以恢宏聖教資福生靈元造感通嘉瑞屢降况茲菡萏儒釋同稱經文但喻乎淤泥詩人特歌於陂澤豈比夫躍銅池

開三字

傳芳丹禁濯影清流特聳孤莖以表清淨之源一致對敷雙萼是明內外之教齊興天雖不言假物明意臣仰披圖牒逖覽古先豈

無禎祥莫此昭著望雲就日徒深抃躍之誠舞德歌功何報恩私之重無任抃賀慶躍之至

賀東川麟見表

臣某言伏見劔南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寶華山中有麟見獨角馬蹄遍身光耀并嘉禾二十二莖至八十九穗麟見與鹿每來同食各畫圖函盛封進者臣間六合同歸則麒麟至天下和則嘉禾生伏惟陛下昭事上帝凝精衛室宵興滌慮申旦忘倦大敷至化以永時邕故得希世之祥應我皇運異質卓犖奇彩光明顧步幽巖發聞郡國神物自生於聖日靈編徒載其嘉名况大田之中眾穗斯茂沐以膏澤扇其祥風而後呈彼珍羣承茲其觚必生長畝之秀以期王者之瑞因緣所驗鄭重合符有以識上聖之心兆至和之本德超千古慶洽無疆日月所均無思不服臣等幸覩休異喜萬恆品無任抃躍之至

賀蔡州破賊表

臣某言伏聞蔡州營田招討使韓全義今月某日大破賊軍斬首擒生其數至廣臣某中賀臣聞天覆至大負慝者必降雷電之討君恩至重失節者須示斧鉞之誅賊臣吳少誠輒因將帥之權遂肆豺狼之性聖恩含忍久示招攜敢固執迷未卽歸罪今全義親承睿旨虔稟聖謨暫師臨境羣兇授首梟斬元惡計日可期廓清淮瀆在茲一舉臣謬忝地官之職情同率土之歡欣悅之誠倍百常品無任踴躍之至

賀破賊表

臣某言得度支使李巽與臣委曲報劔南行營官軍大破逆賊劉闢事宜伏承自六月十日後鹿頭城下石碑谷口前後殺獲已僅三萬餘人今月六日又於鹿頭城下殺賊二百餘人兼奪得一柵東川節度使高崇文便於城下頓軍又西川賊於鹿頭城投降都

虞候郝同美說賊城精兵不下數百人其餘一二千悉是子弟鹿頭城內人心亦甚危懼計卽投降又官軍出戰賊眾大敗殺傷欲盡者伏以逆賊劉闢愚狡狂童稔蓄兇慝脇帶州邑依阻城池背誕皇恩自貽赤族陛下曲垂宏貸念彼遠人此賊敢肆拒張恃茲薄戍望其峻革又已稽誅一興貔武之師果盡螳螂之衛今則神人共怒覆載不容王師鼓行窮寇席卷傾枳棘之巢待擒妖鳥決潢汙之水以捕涸鱗揚旆整戈指期翦滅此實聖德遐被神武昭宣岷蜀清寧當候旬日凡在臣子孰不歡心某忝荷鴻私謬承朝寄無任慶快之至

賀捉獲劉闢等表

臣某言得進奏官報狀伏承九月某日高崇文差兵馬使酈定進於彭州界捉到劉闢盧文若并家口等有詔罪劉闢及生擒外餘一切不問西川減放兩稅并割西川六州與東川者臣聞鬼方不

賓高宗用討防風後至夏禹行誅自古聖帝明王將欲上平泰階下齊萬國未有不先正刑罰後致雍熙者也闢構亂阻兵違天背順聚茲蜴蜮固彼幽遐謂天可逃無罪不肆陛下斷於睿略興此神兵寇壘妖鋒颯馳電掃顧茲劇賊尙敢退藏同惡相攜偷生道孽灌莽雖深豈網羅之能避武夫多力已梟獍而同擒萬里喧傳兆人鼓舞刑當磔裂罪合誅夷肆市陳原纒摠眾怒自陛下握乾御歷授籙纂圖玉燭載和金鏡愈朗至於夏州俶擾蜀郡亂常春斬惠琳冬擒劉闢神速之效從古所無復霽整旅之威降納汙之詔滔天作逆唯罪一身念兩川徭役之勤爰矜賦稅割六州版圖之屬以定封疆日月發其貞暉山澤通其喜氣凡在率土孰不歡康臣謬沐殊私叨承重寄手舞足蹈倍萬恆情無任慶忭之至

佛骨碑

岐陽法門寺鳴鸞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宇

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宮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朗氛祲滅稼穡豐

內侍護軍中尉彭獻忠神道碑

宏璧之在御府也韞連城之價所以爲寶景雲之見慶霄也麗捧日之彩所以爲瑞大臣之居崇列也處近君之任所以爲貴況復侍軒墀之密地護禁衛之雄軍昭彰茂功回復介祉終始一德永垂清名者哉侯誰能之見於彭公矣公諱獻忠字琦夫大彭爲商諸侯以國表姓至漢大司馬宣有遠績盛烈書於班史至孫業避漢末之亂寓居隴西襄武縣因地分望傳諸歷代隴上推爲右族派緒縣遠冠蓋蟬聯貴仕漸繁乃附咸鎬今爲京兆三原人也烈考諱令俊皇朝議郎行內侍省內謁者監保安福履宏闡義訓鍾慶濟美傳於蓋臣公善下寬中蹈方守直竹箭有筠而可比

城府無跡而自深以虔肅恭懿承大君以仁孝清儉繼前烈建中三年入侍宮殿德宗皇帝嘉其敏厚器任異等便蕃於帷扈之內承奉於指顧之間言必有章動皆由禮貞元三年授內府局丞四年授奚官局令六年授內謁者監七年授朝散大夫清階命服所以馭貴白珪無玷赤紱斯皇自天之渥澤方深漸陸之羽儀始就十一年授朝請大夫周旋密勿獻納端亮孔光問樹而不對石慶數馬而後言以公方之今古何遠十六年特加金紫所以懋其勤而昭其美也二十年加正議大夫內侍省內侍仍賜上柱國充教坊使位愈高而接物愈敬恩益厚而處躬益卑故能行與福隨動將吉會當德宗仙馭上升順宗宅憂諒闇公以貞固服勞之節宣承衛翊戴之忠嘉績悃誠可書竹帛皇上御極拱侍穆清疇其功庸疏以爵土元和元年封襄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充飛龍使二年加忠武將軍右武衛將軍三年授左神策軍副使加雲麾將

軍馭眾之才著於倅理賜榮之戶耀其高門所以旌其勳表其貴也其年奉詔充淄青道宣慰使六年遷知內侍省事充弓箭庫使六年充惠昭太子監護使祇事既畢加冠軍大將軍至十月遷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充左神策軍護軍中郎將兼左街功德使十二年春以勤瘁遘疾上章請告宸睠屬賴令臥護陳讓懇切累至再三動於天心方始得謝二月乙巳薨於翊善里之私第享年五十二聖皇軫悼輟膳興歎追念勳舊賻襚加等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上將軍所以錄其勞而飾其終也官司職喪僚吏襄事卜窆窆窆圖其永安以十月十四日葬於萬年縣鳳棲原附從先域之松楸禮也惟公爰自弱冠暨於知命奉職三朝殫竭一心掌繁領重樹勳宣力澡濯仁義發揮心靈斯所謂奉上之忠閨門就養承順著聞及丁艱棘勺飲不進毀瘠過禮宗族感傷斯所謂因心之孝踐歷禁省榮耀貂璫冠軍護戎在帝左右飲冰持操

鑒水潔身侈泰是懲燠灼自息冥與道契儉而全真生不務於家爲歿仍規其薄葬斯所謂立志之本探賾精微講貫學藝罔勃引強之能有而不恃孫武用奇之術知而罕論斯所謂遊藝之方綜事呈才仰奉睿旨允釐樂府韶夏是司演懈谷之正聲絕齊竿之濫吹解署增煥絲桐載和去而借畱土叶宸聽既臨馬政一日必修用奚官訓騶之法整穆王八駿之阜及董武庫程範庶工弦木砥金罔不犀利斯所謂莅官之敬嘗馳星軺撫慰充鄆海岱之域風宣露濡戎臣列校蹈舞感怵斯所謂銜命之功萬旅雲屯屹爲親衛加拜中尉統茲六年夜護繚垣曉趨丹陛陰助神武制外自中獎善任材動必詢眾廣修廩庾瞻食熊羆符伍有倫禮樂是闋咸使夫旣勇且毅並務於移孝爲忠至於別部支兵邊陲縣內拊循訓整不犯秋毫聞公之歿如喪親戚斯所謂護軍之略宜其享之遐福錫以永年蒼蒼難諶不至者壽夫人長樂郡君馮氏端懿

柔明慈和婉變母儀婦德淑慎是彰自晝哭之罹凶乃冥心而習
靜落髮壞服從哀卽空元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出家受戒特敕
正度仍賜法名正智賜居義陽寺所以遂宏誓而資幽福也嗣子
希績次子給事郎行內侍省奚官局丞員外置同正員希昭次子
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希貞次
子正議大夫內侍省內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希
晟次子希晃次子希慶芝蘭滿庭組綬相映茶蓼茹葑緜麻儼然
哭泣之哀慕深先遠烝彝之紀思列舊勳樂樂貴臣匍匐上請詞
臣奉詔傳信揚芳焯敘德善永垂貞石銘曰

帝在法宮下臨八荒外倚輔弼內憑忠良奕奕彭公蘊義含章左
右軒陛言端行方夙夜孔勤貔貅是職丹青侍從黃道引翼深承
寵渥克茂勳力寒玉侔清朱絲表直厚德多恕明誠不回決雲利
器構厦長材北落謝疾東榮報哀恩加法賻官贈儀台祖載之辰
清川曉涉悽愴筋挽搖曳旌翼新阡舊城龜從筮協原卽鳳棲封
如馬鬣紹續之馨子貴家榮繼孝嗣恪宣功保名纂篆金石琢磨
堅貞用播徽烈將來作程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四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五目錄

李絳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

對憲宗得賢興化問

對憲宗論朋黨

論諫臣

延英論兵制

延英論邊事

請崇國學疏

奉命進錄歷代事宜疏

陳時務疏

論任賢疏

論任賢第二疏

請授烏重允河陽節度使疏

辨李吉甫密奏疏

辨裴武疏

論劉從諫求為畱後疏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論不召對疏

請立儲疏

請放宮女疏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疏

論中尉不宜統兵出征疏

請散內庫拯黎庶疏

論戶部闕官斛斗疏

對憲宗問進羨餘疏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五

李絳

絳字深之趙州贊皇人擢進士宏詞元和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年出為華州刺史入歷兵部吏部尚書文宗朝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監軍使楊叔元怨絳激募兵為亂害之年六十七贈司徒諡曰貞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

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為韻

開元中賜海內以正朔示天下以禮樂舞紫極於宮庭饗元元於雲幄乃樹以旌旃設以宮懸由中出以表靜用上薦於告虔盛德之容昭之於行綴至和之節奉之以周旋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樂之先八佾以敷肅然舞於清廟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鈞天如是則文始不得盛於漢日大章未可比於堯年振萬古而獨出豈百王之相沿泊乎秉翟而敘候樂以舉協黃鐘歌大呂乍陽開於簫

管忽陰閉於祝敵掩速以度正直是與若中止而離立復徐動而進旅和之感物應鳥獸以踴踴禮以成文垂衣裳之楚楚由是俾有司夙夜在公候吉日鼓鐘于宮方將萬舞爰節八風於以易其俗於以告厥功因乎所自制在其中申敬也其恭翼翼宣滯也其樂融融齊無聲於合莫感有情而統同則其業之所肄習之則利作茲新樂著爲故事享當其時舞於此地退而成列周廟之干感以陳折而復旋魯宮之羽籥斯備美乎冠之象以峩峩舞其容以傴僂合九變之節動四氣之和散元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宏多是時也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有功而可大

對憲宗得賢興化問

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鈞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祇應清問也

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昔周成王泣啟金縢皇天爲之反風宋景公誠發德音妖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感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傳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由垂螭蚓之舞以鈞吞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

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鄒衍樂毅至故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遊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疏惟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曼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孳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宵戚必捨牛而效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出雲起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崇近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

對憲宗論朋黨

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姦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爲心以懲勸爲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姦人之利自然爲小人所嫉譖毀百端者蓋緣求無所獲取無所得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爲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顧遇則進疑阻則退不爲他計苟安其位以此常爲姦邪所構以其無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之人所以知獎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爲黨也豈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後謂

非朋黨也陛下親行堯舜之道高尙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爲黨是道德同也孔子聖人也顏回以下十哲希聖者也更相稱贊爲黨乎爲道業同乎且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人德行同也後漢末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盡心匡國盡節憂時而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爲構陷目爲黨人遂起黨錮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冊明若日月豈不爲誠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可爲三復也

論諫臣

陛下此言似非聖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誤天心且自古聖王未嘗不納諫則昌拒諫則亡故夏禹拜昌言漢武延直諫所以光於史策也史傳備載歷代帝王置敢諫之鼓立司過之史木鐸徇路以采風謠之詞商旅謗市以詳得失之政故成湯聖德格於皇天而

稱改過不愆顏回希聖四科之首而美不二過則知雖至聖賢不免有過所貴能改不至順非若無諫諍何以知過故書云汝無面從又曰從諫如流昔太宗以聖武削平天下奄宅萬國而懼臣下不諫誘之使言至於李大亮孫伏伽之儔皆以上疏諫事并蒙褒獎魏徵王珪事大小皆獻直言諫諍切直用裨聖德故太宗振英聲於萬古王魏流芳名於千載未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泊我太宗室諫路以自擁蔽不聞其過唯失道之君惡聞已過夏桀殷紂周幽秦王以拒諫諍飾非反道敗德直言者謂之誹謗正諫者謂之妖邪忠臣結舌端士養跡故不知已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招諫使言聞過輒改易覆車之轍啟忠臣之心則當政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湯周武安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戎人漢祖安得有驪山軹道之師且今補闕拾遺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昔施之於女王今黜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微臣切爲陛下惜之夫

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度夜思將有上諫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二三何哉啟忤意之言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相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己正諫有裨於時溫言容納獎勵勸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其禍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盡節之臣竭忠之士顧食君之祿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諫如是之難也所以明主須宥其過恂恂納諫切言者賞之使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後聖德明光大化宣暢今黜責諫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福也陛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愚款

延英論兵制

今邊上空虛兵非實數守將貪濫背公徇私虛人既多實兵須少力既不敵坐受傷殘今府藏未充國力猶闕未得廣添兵馬且須即日處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軍鎮兵本置此者祇防蕃寇侵軼俾其禦難戰鬪也不使其鮮衣美食坐費衣糧爾今寇賊爲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兩京節度使本兵既少須與鎮兵合勢犄角驅逐鎮軍須倍道急趨同力翦撲而牽屬左右神策須申狀取處分夫兵不內御須應機合變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蕃寇方驅掠殺戮之際百姓塗於草莽方云入京遠取中尉處分何異渴渴而穿井待水餒饑而耕粟俟食豈可及事機乎縱其將領諳識事體星言應接緣是禁衛將士無懼節使之心進退前卻號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則與無兵同今須便據所在境兵馬及衣糧器械割屬當道節度使法令畫一豐約齊同赴急如發機前戰不旋踵則兵威必振賊氣自消陛下無驚急之憂生靈無驅掠之患若安處無事之地坐仰厚賜之恩寇至以申狀爲名不曾

禦敵節將以禮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鎮遏之聲都無討逐之力
聖恩更此處分豈爲久遠之制

延英論邊事

自古及今戎狄與中國并雖代有衰盛強弱然常須邊境備擬烽
候精明雖繫頸屈膝而亭障未嘗一日弛其備也何者夷狄無親
見利則進不知仁義惟務侵盜故強則寇掠弱則卑伏此其天性
也是以聖王以禽獸蚊蚋待之其至也則驅除之其去也則嚴備
之今北虜蕃臣復多歷年載雖實有功於社稷報之以厚施者已
倦求者未厭滿其意則日事當宜爾悍氣益驕酌其中則日效之
難圖怨辭立至故印馬益廣望價轉多無厭之心實難爲足若有
如此異日必有不顧恩德爲患封疆寇至而謀則事不及矣今西
北兩都皆無備擬兵但虛數坐盜衣糧將無成功歲邀官爵衣甲
器械之類破官錢空有其名部伍訓練之方務酒樂都亡其制古

者兵無二事志在殺敵將無異望專在誅寇器用犀利斥候精明
若有烟塵負爲力戰若無警急卽營生業今則不然戰士採拾以
供上命惟責程課不卹饑寒主將刻削以結內寵不輯戎事惟濟
己身今戎狄繼來婚嫁於國情實巨細必知邊塞空虛有無咸悉
至於山川要害道塗險易已皆探知熟習委曲諳識脫或見利忘
義因便乘間風塵暴至羽檄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係累之苦閉避
逃禍竄救驅掠之災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泣蓄甲不足以衛
疆場命將不足以把寇讐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於終食之間
也伏望詔敕邊鎮節度俾其虛實有無少闕事宜分析聞奏仍請
於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忠清幹不撓之臣奉使各與大鎮節
度使各與點閱軍中訪問理事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緝募
兵謹其殿最行其賞罰罪不在捨刑罰必加功有可褒爵賞必及
如此則陛下高枕邊人永寧古人曰備豫不虞有備無患此經國

之常制也

請崇國學疏

自三代哲王以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
威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入視
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
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事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
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
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
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
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
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
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并傳師法
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

之理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宏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
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
趨未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
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
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
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
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隆闕絃歌
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
凋耗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
席之譏馬廐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
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
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
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

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宏於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奉命進錄歷代事宜疏

臣等先奉進止令檢尋歷代至國朝已來聖帝明王忠臣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檢五十條進呈欲於御座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關一聖王皆憂勤庶政未嘗不敢鑒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宗亦命魏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羣書政要致在坐側常自省閱書於國史著爲不刊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參驗古今鑒美惡朝夕觀覽取則而行誠烈祖之用心必致貞觀之盛理臣等謹依撰錄都五十條賢愚成敗勒爲兩卷隨狀進上其羣書政要是太宗之書其中事跡周備伏望聖聽日新成不諱之朝致無爲之化

陳時務疏

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元齡杜如晦輔相聖德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猶孜孜求理開導直言旰食宵衣不敢漏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且文帝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草綈清淨爲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干戈偃戢賈誼上以以當時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燃而以爲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申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爲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警此陛下焦心涸慮廢寢忘食之時豈可高枕而臥也

論任賢疏

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夫聖主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穎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府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己能蓋於凡器折節下士卑躬禮賢天下賢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儔朝廷有佐時之器矣

論任賢第二疏

堯舜亦以知人爲難況近代澆薄真偽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爲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爲志爲主招怨爲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以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以後名聲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姦人構陷制度畫一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僞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隙盡其才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眾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

請授烏重允河陽節度使疏

臣請案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允部署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者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宜比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致生彼邪心致茲惡迹今重允驅逐從史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陛下密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人情雖愜國體已傷若以重允主兵勢須便與卽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體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云重允見主權必不受制臣觀事勢實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惡蓄姦罔上違命所以重允得仗義獻款以順爲名其眾遂伏今重允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卽其同列寧息偏辭儻失眾心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允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旣多當不願重允獨得別與一鎮少愜眾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允授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且重允忽自

軍校授以河陽拔於行間恩生望外豈於此際更有遲迴棄義虧忠遣福取禍雖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效素高公望又積澤潞接近久亦承風今若除授便徑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卹其貧乏各使安存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允旣得方鎮元陽又愜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實所痛心威柄一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斷自宸慮成此聖功輒敢獻陳伏候聖旨

辨李吉甫密奏疏

伏以臣與鄭絀先後懸殊不相往來臣約其事體必無此理鄭絀甚讀書頗識事體得稱佳士素有英名雖不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相參陛下密謀便敢洩之於奸臣雖術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况細頗知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有難測莫不同列有不便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

為此辭冀其去位若不過陳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賜
詳熟無令人言陛下惑於讒佞也

辨裴武疏

右裴武甚諳練時事往陷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迹可稱今所銜
命不合絕有乖錯大抵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慮思度王承
宗恐國家必有征討請割德棣兩州且得安全尙有四州之地亦
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心然鄰道魏博東平范陽與王承
宗勢同事等恐他時亦為朝廷所割必是為鄰道所構兼以利害
鼓動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所上表
只得上承宗初時意便且奏來後必恐鄰境脅制誘動遂有後變
計裴武不敢不盡其心今陛下擇裴武使兇逆悖亂之邦一不如
意便有貶責臣恐今後奉使賊中無復得誠實其後奉使者皆以
武為誠依阿可否之間必曰其言及表章則如此之深心則臣不

可保不可顯言是非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別處置或有乖
錯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賂言語不實則須重責以懲姦欺
又言先於裴垵宅宿且裴武久為朝官甚諳制度裴垵身為宰相
特授恩私必無未見而便宿宰相家固無此理味劣如此兩人猶
不敢至是況皆是詳練時事之人計必無此事必有構傷裴垵裴
武陛下不可不深察也

論劉從諫求為畱後疏

臣伏以兵機尙速久即計生威斷貴定疑即變起人情未一乃可
伐謀事勢已分則難命中據劉悟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逗
畱掩匿奏報已遲朝廷既知又數十日都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共
惜事機今昭義兵眾必不盡同從諫之亂縱有同者不過所厚一
二千人直使一半叶同尙有一半守順況從諫不曾久主兵馬威
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亦貧窮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

澤潞四面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令倍程赴鎮從諫未及鋪置新使已到潞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真從天上落也新使既到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又設使未到已前謀撓朝命臣亦料得必無能爲若欲多分兵馬守境則事須給付器械將校等既得器械又已有正節度使豈肯更爲從諫腹心若欲少分兵馬則不足抗拒新使之人事宜物理昭然可知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陳論并具狀聞奏訖至今又二十餘日未有處分恐潞州三軍會朝廷意旨將欲效順卽慮忽與從諫將欲同惡又卻恐除別人儻更被姦人爲畫狡計虛張賞設錢數兵士覬望尤難指揮今則已似太遲失於制置若更稽緩事恐轉生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符賜新節度使五十萬匹物令宣示三軍以其從來忠節故有此賜便節級賞設續除劉從諫一軍郡刺史從諫既粗有得必且擇利而行萬萬之中無一二違拒必若不從指

揮臣亦以爲不假攻討蓋山東三州難自存立若欲旁連魏鎮卽須厚賂交通若擬自保封疆卽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持數月之間定見覆敗況又聞山東官健已不許自蓄刀兵足明軍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長短此方義無便授從諫之理今更於意外料度儻從諫事急將所親厚三二千人散授魏鎮必亦虜縛送歸闕廷上取忠義之名下快讎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鎮州畱一從諫亦何所利其將士三二千旣是從逆得散卻亦是國家一事縱橫揣度股掌無逃又以爲直使山東之人未得其便僂俛受制依違俟時朝廷亦只要明敕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私來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若或捨此數計事或後時卽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勝憂憤激切之至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以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卽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

論不召對疏

學非稽古才昧濟時陛下過聽不以臣等愚懵無取誤置於嚴密之地職居肘腋任切腹心寵食大官之珍榮通禁門之籍糜軀致命詎報雨露之恩殉節忘家寧酬天地之德所以繼獻章疏冀增

日月之輝屢進懇誠希添海嶽之廣而不量力分觸冒危機徒竭公盡忠忤犯嚴旨雖死不悔當職所宜臣以謂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違患以汙道所貴上裨萬一仰酬顧遇實臣等之心也不謂忌諱合寘嚴譴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以來未蒙賜召咫尺之地無申就日之忱跬步之間莫獲承天之問兢惕無地慚惶失圖臣聞管仲對齊桓公云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通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言度日飽食過時旣無切諫之尤復道如何伏惟陛下以社稷宗廟爲心以四海萬姓爲慮詢訪道堯開納直言知好問而自通以博問而自廣是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耶

請立儲疏

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已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以寧有

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章伏望陛下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

請放宮女疏

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古以來其道由此陛下勵精求理損已推誠風動四方事貞百度作範來代掩美前王後宮之中人數不少離別之苦頗感人心怨曠之思有干和氣伏冀酌量所要務放其餘使其親戚如初復得宮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羣生遂性之樂道映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涓塵庶裨萬一如蒙聖恩允許便請入德音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疏

伏以聖慈憂旱務在恤人將欲赦其流亡無如減其租稅則下懷感悅上動陰陽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江淮去年錢米臣聞所放數內已有徵納縱未納者又多流亡旱損州縣至今務放錢米甚少百姓未經豐熟復納今年差科疲羸之中徵迫不及人力困苦卻在今年伏望天慈更賜優恤其江淮先旱損處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餒饉之際承雨露之恩感動人心無甚於此輒極愚款上瀆宸嚴

論中尉不宜統兵出征疏

前且其擾改師徒陷沒將校眾情羣議必謂陛下正其刑典懲之後來今反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之將蹈利干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異王法之不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翫國政典之不行也伏望心割不忍之恩舉不刊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復

願望實天下幸甚

請散內庫拯黎庶疏

臣聞王者積之於人霸者積之於國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姿嗣膺寶歷蠻夷納貢山澤效珍固當事冠百王德垂萬代昭可書之事成不諱之朝今內藏積財來者必納唯願進入之數不問聚斂之由方鎮皆哀刻於人以進獻爲號因緣姦盜半入私家百姓積怨兆人興謗殆非今日聖政所宜行也又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踴帛是衣著之物貯之則歲轉損爛此皆出於人力匪從天生積難得之財成無用之幣聖心所宜畱念伏乞天慈量恩澤頒賜之所要校制作移用之所費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儻經用者有餘卽租稅寬於外以令疲人蘇息內以表聖政光昭存之策書足示後嗣

論戶部闕官斛斛疏

今天下州縣皆有戶部闕官俸料職田祿粟見在計有三百餘萬石舊例便牒諸道監院准時價糶貨市綾絹送納戶部巡院官少有心皆申報估價至賤三分無一未爲姦欺及依來牒令糶皆是觀察刺史院官所由等賤價糶將貧弱百姓惠都不收市輕價皆貴破官錢計度所糶斛斗迴市輕貨比及到京輸納之時損折姦欺十無七八枉破官物利入姦人無益於公有害於理臣伏見自陛下嗣位以來遇江淮饑歉三度恩赦賑貸百姓斛斗多至一百萬石少至七十萬石本道饑儉無米皆賜江西湖南等道米江淮諸道百姓差使於江西湖南般運往返數千里五六箇月舟船方到百姓殍殍相望轉徙溝壑蓋緣道路遐遠不救急切也今天下戶部闕官斛斗伏請便令所在州縣收貯如是觀察州卽令觀察判官一人專知判諸州卽錄事參軍專知判如有遷轉改易分明交付後人如交割之時安有情故虛受物數便懲責承受專知

官如似損壞卽仰於當處州使公用卻迴取當年新斛斗詔書朝到斛斗暮給救倒懸之甚急免般運之艱難副聖慈憂恤之仁免饑人殍殍之苦若貯貸之外斛斗甚多便減價糶務救百姓艱歎也

對憲宗問進羨餘疏

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五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六目錄

李絳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論澤潞事宜狀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論鎮州事宜狀

請以李錡財產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謝密賜宣勞狀

學士謝狀

謝宣慰狀

謝宣慰狀

謝宣慰狀

論裴均進銀器狀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狀

論張茂昭事狀

論簡勘楊憑家產狀

論德音事狀

賀德音狀

論許遂振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論延州事宜狀

論易定事宜狀

兵部尙書王紹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六

李絳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

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歷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自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彰滿假之漸招矜炫之譏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化成天下高視百王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罟罾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哉陛下嗣高祖太宗之基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遵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

自損聖德近者閭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碑與前事頗乖可否相違是非殊異況此碑旣在安國寺中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伏乞聖慈特賜寢罷臣職忝近密理合獻陳庶申葵藿之誠冀增海岳之大謹奏

論澤潞事宜狀

臣昨已具狀陳烏重允不可便授以澤潞請與河陽卻除孟元陽澤潞臣進狀後至日晚方見承璀文狀奏行營事宜其烏重允承璀已會與文牒令勾當畱後詳覽驚嘆實所痛心且澤潞五州據山東要害河北連結惟此制之磁邢洛三州入其腹內國紀所在實繫安危比者磁道爲從史所據兇狡情狀昭然可知比年與劉濟王士真相結又奏其男充都知兵馬使如此奸狀聖情具知今地降靈陛下神略坐致兇豎卻收一道奈何欲與重允卻棄此鎮

陛下昨追從史者庶於利害須以計擒然於國家已失大體今澤潞重鎮承璀輒以文牒便差人爲畱後遽請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收澤潞人神同慶國柄再立制度重顯今忽與本軍將物情頓沮朝經大紊自削形勢卻恐不如從史向者從史雖懷蓄姦蠹已受朝命方鎮今重允一時素無功策承璀一牒便居重位河南河北諸侯聞知憤怒之心必生言語蓋以專權日久莫不各有將校且懼且恨必謗朝廷皆謂重允與承璀交通作計遂卻從史代其使主便與節度豈唯事同致怒實亦人情難堪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恥有名位與重允同列繼有表章陳其情狀並承璀專授重允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總不答卽方鎮之心大阻若別處分卽朝廷之體頓虧是令承璀取怨天下從史以澤潞不容遂至狼狽若承璀爲天下不容何以自保或恐因此遂亂今重允便除河陽亦是望外之福况新有從史事豈慮重

允遲迴重允所得方隅已是承璫之力元陽若與澤潞又是事望所推不唯忠義堪爲腹心兼有才略實可委任兩河方鎮亦必忻懽朝廷制度又再修舉利害懸遠事在不疑況重允須爲從史結託劉濟士眞構間虛辭爲國生事至使聖恩特遣朝官委曲宣諭僅得寧止如是則事跡固無遠大臣豈與重允嫌隙豈與元陽有親故蓋爲社稷之計朝廷之勢可惜爾伏望聖恩斷在不疑與重允河陽足以賞逐從史效與元陽澤潞足以壓河北諸侯之勢朝廷收得威柄承璫免有負憂責機便易失時事難遇伏望定於神慮遂此至公臣等懇切上陳不避忌諱者伏以獲居近密特授恩光若緘不言上負陛下伏惟聖慈俯鑒愚款速降制命以副人心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詔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功成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徒皆莫之與關鎬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隣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閒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閒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

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

論鎮州事宜狀

臣等再三思度敢不詳審伏以鎮州人心固結難卽改移隣境事同必相扶會當其無事則相疑徂見有改易則卻同心意者以子弟爲謀他日還慮及此情狀可見事理昭然今若欲除大臣守鎮臣愚必知未可不如且示懷撫以收其心所以類有奏陳伏冀俯存舍忍實慮別除人後制命不行卽須興師且事征討蓋以江淮水旱人力困窮陛下每切憂勞尙加賑卹財賦所入經用不充今若鎮州用兵須令諸處進計用兵數供費已多萬一四隣之中同類潛相扶結相爲影援延引歲時則爲患益深所費轉廣縱陛下悉出府庫以給軍須若更淹延將何及計兵連之後勢不得休北狄西戎素多姦狡忽乘間隙侵犯邊疆又須興兵以事防遏首尾應敵則內外憂危臣等必知興師未可自陛下臨御天下諸州連

帥類建軍功言事者不計始終喜功者經議討伐今鎮州事勢與劉闢李錡不同何者劔南瀾西本非反側之地劉闢李錡暴生狂逆之心唯以財貨誘人人心本無結固又四面皆是國家兵鎮事與河北不同所以懇請誅討料其事勢舉必萬全今鎮州事宜與此有異外則結連勢廣內則膠固歲深以此用兵必爲不可其劉濟季安雖有疾患至於事體與鎮州略同若亡沒之後或別有其便卽相其便可否臨時裁制伏以崇勳盛烈底定四方必有其時可以斷致自鎮州有故臣夙夜思量誠願因其此時收得一道事有未可不敢因循癱竭肺肝備陳愚款貴得萬全之計上酬不次之恩事之安危伏冀聖慮所切惟望不納浮議斷在宸衷臣不勝懇切之至

請以李錡財產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陛下哀

憫無告爲之弔伐變愁怨之氣爲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綺家所積錢帛皆斂於人或有酷發冤濫之徒斃其身取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狀布聞遠邇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以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忻戴四海歌詠矣

謝密賜宣勞狀

奉宣密旨以臣所論奏事頗切時要特賜慰勞者臣伏蒙獎擢致於近密苟有所見卽合啟陳敢望聖明照臨皆賜俯察載降宣諭曲示恩私榮感交深兢跼無地臣所陳之事非止一端實政理之源繫安危之切冀望重於所忽防於至微則億兆生靈同慶仁壽

學士謝狀

臣絳等今日伏蒙聖恩召對特賜延納過有獎諭又奉宣聖旨卿守職盡忠常如今日朕何憂天下不理又復見襄陽進奉出付所司安國寺鑄聖容處又罷臨幸者親奉德音旋蒙宣諭目覩盛事心感皇明喜戴交并抃舞失次伏以陛下憂勤庶政推以至公容納直言事惟求當臣等恭守職分自合罄竭愚衷豈望天眷綢繆特加獎諭感恩激切倍百常情至於慎守德音出外方之獻嚴重清蹕罷近寺之游此皆發自宸衷卓然大足以動四方之聽感萬國之心臣等職在禁闈時逢昌運以欣以忭意不能宣

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乙奉宣聖旨恩私俯降抃躍難勝伏以恩澤所覃積弊盡去事關聖政感極人心臣等職忝禁闈喜倍常分奉章陳賀未盡懇誠曲蒙聖慈更賜宣勞感恩承命榮幸實深

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以陰陽差序時雨愆期朕每事增修冀

金定全唐文
卷之四十一
感和氣卿等悉心奉上副朕憂勤今有甘澤與卿等同慰者臣伏以時雨既降百姓歡欣聖念猥加特使宣諭喜戴交集忭舞失圖臣聞惟天無私去人不遠與聖合德有感必通福應之際其猶影響陛下以自春以來陽候稍亢慮成旱暵妨此農功憂勤之誠旣形造次惕厲之志不忘寢興爰降德音大修政本過此克責勤求闕遺絕貢獻以字黎元務減省以崇簡易去當今之甚弊行歷代之所難發自宸衷曉示天下人心旣感和氣自通曾未浹旬遂降膏雨公私和暢動植生榮麩麥可望於豐盈耕耒不憊於節候康衢土庶鼓闕無地歡呼感荷皇恩致此甘澤則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事故罕救此雖古先哲后修己備災引六事以責躬念一物之失所感應遄速豈過於斯臣等職忝禁闈親承密命無裨萬一喜遇聖明理之當者無不行政之失者無不革累積盛美將致昇平感抃欣榮實倍常品

謝宣慰狀

今日奉宣聖旨以立皇太子制下特賜宣示臣者祇奉詔命歡忭失容伏以時屬昇平運逢交泰陛下思固大本以承鴻休爰命元良式昭茂典無疆之祚惟永至德之光日宣億兆生靈鼓舞欣戴臣猥惟淺陋獲奉軒墀特降睿慈俯賜宣示以榮爲荷倍百常情

論裴均進銀器狀

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萬民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外以進入爲名內以賄遺爲計厚斂於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頽俗罷方鎮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之日遐邇必臻感恩涕泣仰聽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觀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類家吟戶詠氣舒目明纔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謂陛下以財貨

爲先此人非益於聖德也且裴均行不繇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
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
須恭守典憲尊朝廷若爲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
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倘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鎮官極崇顯
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准制書令度支收納旣不違敕文又免
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狀

從史比來事跡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
獻計謀冀許用兵求姑息今親領士馬欲往邢洛假以就糧實爲
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伏願聖德備詳端緒用絕其情不許此
行事臣愚竊料從史必更密陳利害求動師旅爲輸忠誠苟私於
身非利於國更有奏請伏望以此隄防

論張茂昭事狀

伏以茂昭舉家朝覲河北都無此例雖本情自任不得在外體殊
可嘉稱須降恩榮以存激勸今迪簡除易定節度茂昭便是前衡
行理之間恐非穩便又所隨將健悉屬定州茂昭寂寞於體非宜
伏望聖恩速除茂昭一官并專使宣諭從將校悉令取茂昭處分
到京別有進止如此處置實協事情謹具奏聞伏候聖旨

論簡勘楊憑家產狀

伏以楊憑犯賊憲司推勘舉正朝典肅清人心此蓋理之宜然法
度之當爾臣但不知楊憑所犯輕重若所坐祇緣贓污法令且有
明文合待推勘事終後徵贓定罪今所與宗儒詔令一物已上具
數聞奏卽宗儒受詔之日便合勘責家資遠近流傳有似簿錄凡
簿錄家產皆是逆人至犯贓不合同例伏以聖恩再三立法度必
歸至公事體之間貴於允當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

論德音事狀

今日奉宣聖旨如前臣等伏以時旱稍久聖慮時深思降德音除人疾苦比來方鎮過有進奉因此聚斂恣爲剝害遂使百姓積怨愁之氣陛下有納進之名臣雖頻奏已蒙寬納今特有處分使載在德音實王政之大猷爲時事之切務上符天意下感人心和氣旣通甘澤必應其合進奉外尙慮方鎮私有聚斂者但德音嚴加約束如有違越令在必行仍令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聞奏比來制敕雖下多至因循不守患在賞罰不立不患朝廷不知聖心不移下誰敢犯其嶺南風俗百姓多賣買不得驅掠百姓爲口禁止條約犯者依前令有司糾察聞奏橫賊擾亂皆由於此今有明敕處分足以感動其心

賀德音狀

伏以聖恩緣時稍憊旱特發德音誠意憂勤每事節儉停罷進奉降免囚徒廩馬宮人旣從減省私率公債又悉蠲除戒長吏之貪求禁遠人之驅掠大革時弊特出聖懷下感人心上符天意實帝王之盛事爲史策之輝光斯則唐堯虞舜之明未過於此貞觀開元之盛復覩於今鼓舞億兆之歡心丕降至誠之德意澤以周地陰陽之候自和德旣動天雲雨之施何遠臣等叨居近地獲奉聖時感忭忻勸實倍常品

論許遂振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伏以本置館驛祇緣使命有司所支食料減刻已恐不充今若進奉貨財悉令館驛遞送豈唯館驛不濟實慮州縣難堪且財貨數多差夫遞送便須防援轉益勞煩伏恐人力凋殘物議喧譎況館驛所破並是官錢虛有省腳之名實致擾人之弊儻若有利無害承前久合行之脫若諸道悉然卽是制度紊亂事傷聖政不敢不言伏望與遂振詔中處分且依舊例庶望公私通濟事體合宜其詔草未撰伏望聖旨

論延州事宜狀

延州所管皆新蕃人比來部落擾動多因官吏貪尅失於恩信務於誅求致控制無方威惠不及塞門要地切在鎮安自朝廷初除延勞領延州眾情卽以爲未當其選今沙陀等果有不安撫馭之間必有所失恐日久轉弊須務遠圖伏望聖恩令別擇才識相當者充刺史辭對之日賜其誠敕冀種落懷附皇風宣暢俯接京畿使知典法謹具奏聞伏惟聖旨

論易定事宜狀

臣訪聞易定事宜今實蹙迫人情惶駭迪簡憂危蓋緣府庫空虛村鄉匱竭賞給將士徒設空言密近強隣勢有反變況易定地當要害深在河北腹中此鎮不可不存此急不可不救又聞迪簡以衣糧闕絕解還軍徒至多以臣愚慮便恐致亂何者易定舉軍歸國將謂從此保安今乃困迫於前時退散於今日懼怨恨之輩潛蓄姦謀隣道誘扇便生變故事若一失豈可復收欲令諸道可以效順以此之故不可不憂今所賜綾絹五萬匹臣竊恐太少賞給用度未濟事機伏望聖恩更賜五萬匹通前十萬匹卽冀救其急切副彼憂危稍悅人心永便國計安危所繫不敢不陳

兵部尙書王紹神道碑

元和九年冬十一月晦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判戶部事上柱國太原郡公食邑二千戶王公歿於位君失所重人懷其舊大事在戎以寧禍亂公實居兵部聚人日財以遷有無公實領地官天子以兵賦之柄俾於公公以忠勞之力事於上垂玉佩累金印錫珪錫劔書社開國鬱積公望綢繆主恩出入三朝始終二紀非重而何非舊而何公諱紹字德素其先秦將翦之後翦孫離楚漢之際以秦圍趙死於師子孫家於太原世爲令族曾祖威衡州耒陽令祖思獻襄州襄陽令父瑞工部員外郎及公貴累贈禮部尙書

咸以盛時沈於下位積有愷德宜生達人公尚書第三子也少以厚實為士友所重太師顏魯公守吳興特器之表授武康尉相國蕭徐公察守馮翊並隨府授檄丁繼太夫人憂服除累授殿中侍御史江西觀察推官遂踐臺閣自倉部員外郎遷戶部兵部郎中專判戶部事未半歲超拜戶部侍郎寵賜金紫復加朝散大夫即舊官判度支特遷戶部尚書所領仍舊順宗諒闇姦竊柄拜工部尚書以錢穀自闕俾去異已誠私計也上即位天子文明彝倫攸敘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判都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保釐東郊鎮衛舊都風令既行姦盜出奔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支度營田兼徐泗宿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居鎮六年復徵拜兵部尚書明年春詔兼判戶部事在位三歲享齡七十有二徹席於長安永樂里之私第優詔追贈尚書右僕射長子前門下省典儀元泰次子劒

南東川節度掌書記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元質幼子前右威衛倉曹參軍元弼等克稟詩禮備著文行以十年秋八月四日奉窀穸於萬年縣之洪固鄉以夫人贈西河郡夫人相李氏附焉夫人故河南少尹知府事贈工部侍郎造之長女茂於懿範歸於令人先公而歿距茲十九年矣異時同穴周公之制也夫君子之行己事上也必執心而端其始立事而保其中踐道而要其終當建中末盜起穀下乘輿南狩巴梁阨區膺藏空虛武旅氣下德宗色動公時為御史大夫包佶水陸運鹽鐵判官懷章表披荆棘懸東車馬陵踐山谷達本府之誠懇策書獻當使金絲縑帛爛若波濤積如邱陵上於是敷大號以布天地之施土由是濡厚澤以奮雷霆之用將加寵授以獎忠勞公方以國難疚懷求以詔書復命致遠之度當時所稱豈不曰有其始乎貞元中公以材智任職忠懃注意不疑可以進退海內之士可以縮攝天下之柄人心所傾台位

如寄公理財以義下不厭其取處權以道上不惡其專內守持盈之誠外宏推美之度及門而進與公同升布於顯列由乎陰隲誠無二事績著一心豈不曰有其中乎元和初徐方喪師帥人怙亂樂於禍以幸其利鼓其變以成其私氛沴已凝氣燄方作公授鉞以出投袂而馳倍道而乘其未備輕騎而出其不意先迷得主大眾歸心於是安進達以三百騎叛於河城械繫而行乎軍令唐重靖以一千人奔於埔橋檄召而收其武力散私積以勞賞發義徒以祛弊推以誠信滌其疵瑕頑固革心疆內如春武經戎略存爲故事豈不曰有其終乎是三者忠存於國政在於人遺績未映美化猶新況乎顯持世權陰行相事造膝承顧沃心獻議注百辟之耳目奔九流之車騎入司國賦之重出膺邦閫之寄考終厥命歸全於位非夫貞固幹事明哲保身曷以臻於是乎然則篆貞珉表陵谷庶乎實德宜無愧辭其洪纖之跡顯晦之用應機之速奮才

以光赫其位得君以薰灼於時備用於隴西之狀精覈於宏農之誌今所書大者遠者而已文有詳略蓋春秋之義焉銘曰
天賦才兮遇有期臣擇君兮審厥時公之達兮世所資道之行兮人罕窺筦國權兮家以肥庭邦賦兮物不欺人意傾兮主念隨陰德及兮顯命施龍上空兮盜乘機位陽尊兮姦用奇聖運啟兮大人造王氣蕩兮英隸掃用邦鎮兮除方道洛邑思兮彭城禱順者化兮叛者討肅如霜兮偃如草中外便兮恩寵殊遷司馬兮領司徒趨丹墀兮伏青蒲杜私門兮闢公途期方遠兮帝命俞運何屈兮吾道孤松楸列兮龜筮符琬玉琢兮陵谷虞往矣已焉兮噫噫嗚呼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六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七目錄

元稹

奉制試樂為御賦

善歌如貫珠賦

鎮圭賦

觀兵部馬射賦

郊天日五色祥雲賦

范傳式可河南府壽安縣令制

王奘等升秩制

高端等授官制

李昆可權知滑州司馬兼監察御史制

劉頗可河中府河西縣令制

王廸貶永州司馬制

王悅等可昭武校尉行左千牛備身制
崔適等可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制

姚文壽可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制
徐智岌可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制

邵常政等可內侍省內謁者監制
宋常春等可內侍省內僕局令制

青州道渤海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授金吾將軍放還蕃
制

令狐楚等加階制
蕭俛等加勳制

蕭俛等加封爵制

李逢吉等加階制
李光顏加階制

王仲舒等加階制
郭釗等轉勳制

武儒衡等加階制
崔元畧等加階制

胡証等加階制

諸史收淄青敘錄將士等授官爵勳制
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史憲等敘勳制

鄭氏封才人制
第七女封公主制

王承宗母吳氏封齊國太夫人制
李愬妻韋氏封魏國夫人制

贈田宏正等父制

贈烏重允等父制

贈韓愈等父制

贈韋審規等父制

贈田宏正母鄭氏等制

追封孔幾母韋氏等制

追封李逢吉母王氏等制

追封李遜等母制

追封王潛母齊國大長公主制

追封王璠母李氏等制

贈鄭餘慶太保制

贈賻王承宗制

贈賻裴行立制

贈陳憲忠衡州刺史制

贈楚繼吾等刺史制

更賜于頔諡制

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

授入朝奚大首領梅落悟孤等二十五人官階制

授入朝契丹首領達于只枕等二十九人果毅別將制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七

元稹

稹字微之河南人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穆宗朝擢祠部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貶同州刺史改浙東觀察使太和四年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

奉制試樂為御賦

以和樂行道之本為韻依次用

臣伏奉庚寅之詔曰天子以樂為御其義則那臣以為引重任者無御不可播盛德者非樂而何蟠乎地而際乎天周流既超於馬力發乎邇而應乎遠馳聲亦倍於鑾和喻之為至此實居多大道既移則舞行象成於覆載小戎或駕則琴音泱勝於騶歌故聖王取彼驩然喻諸沃若制其節奏戒乎行作聽祈招之什冀絕跡於奔車賦盤遊之詞俾慮危於朽索是以南薰馳而虞德盛北里騁

而殷道惡控海內當並驚於勳華執人柄豈爭功於良樂斯御也
動無險阻發自和平周旋罔害歡愛則行止之而優游靈府推之
而浹洽寰瀛非勞輶輶但布莖英陋乎足跡運以精誠爾或馳驅
難期於無災無害我之步驟乃在於大鳴小鳴故曰得禽而詭遇
不如率獸以仁聲且跋涉者疲於山川條暢者格乎穹昊慕入律
而百蠻磨至錫有功而諸侯軌道豈出戶庭非專擊考乘六氣之
辨哂六轡之徒施鼓八風而行知八駿之非實於是屏造父命后
夔或無聲而至矣或先進以道之豈獨周域中而利其銜策亦將
肥天下而淪乎膚肌若此則宇宙蓋由乎一馬牽制盡在於四維
雖質文更變而公共操持莫不得之者昌失之者損俗化清而鞭
扑廢和順積而車書混故臣積前跪而言曰引重任者御爲之先
播盛德者樂爲之本伏惟皇帝陛下推是心而居其奧臣徒欲貢
所聞而安敢窺其闈

善歌如貫珠賦

以聲氣圓直有如貫珠爲韻依次用

珠以編次歌有繼聲美綿綿而不絕狀纍纍以相成偏佳朗暢屢
比圓明度雕梁而暗繞誤綴網之頻驚響象而然非謂結之以繩
約氣至則爾故可貫之以精誠原夫以節爲珠以聲爲緯漸杳杳
而無極以多多而益貴悠揚綠水訝合浦之同歸繚繞青霄環五
星之一氣望明月而宛轉感潛鮫之歔歔若非象照乘之珍安能
忘在齊之味其始也長言邈迤度曲纏綿吟斷章而離離若間引
妙囀而一一皆圓小大雖倫離朱視之而不見唱和相續師乙美
之而謂連當其拂樹彌長凌風乍直意出彈者與高音而臻極及
夫屬思漸繁因聲屢有想無脛者隨促節而奔走以洞徹爲精英
比瑕疵於能否次第其韻且殷勤於士衡之文上下其音謂低昂
於游女之手窈窕遠矣徘徊繹如髣髴成象玲瓏構虛頻寄詞於
章句之末願連光於咳唾之餘清而且圓直而不散方同累丸之

重疊豈比沉泉之撩亂懼無知者初憫默於暗投善則返之乃因循於舊貫美清冷而發越憶輝光之璀璨始終雖異細大靡殊中流砥柱於圓折成條貫以縈紆似是而非賦湛露則方驚綴冕有聲無實歌芳樹而空想垂珠美惡難掩前後不踰亦比掄材而至者豈獨善歌之謂乎

鎮圭賦

以王者端拱四維鎮靈為韻依次用

天子之鎮圭十有二寸其長義在撫十有二州之域而為億兆之王圭比德焉所以表特達之美鎮大名也有以示彈壓之強以之徵守則有土之臣至以之恤患則受災之地康當一無為於南面朝日有事於東方會百辟而執之班五瑞於來者作山龍之端表我則清光皎然雜蒲穀以成行爾則鞠躬如也想夫彤闈乍曉碧砌生寒當玉座而高居狀中峯之冠瑤岫透爐烟而迴出意秋月之壓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八方於度內故捧必當心

握萬務於掌中故大不盈拱映冕旒則璿樞星綴間黼黻而瓊枝花擁豈獨使威儀可觀亦以明社稷有奉美哉聖人之制器也靡不有類銳上以象天方下而法地備采章以盡飾琢崇高而定位夫眾色不可以雜施依方面之正者惟五羣山不可以成寫選域中之大者有四盡舉凡而得一故相傳而莫二義存敬慎道在底綏詳觀組約足辨操持俾經制之不亂若緣藉之相維况國家備物繼周垂衣體舜自天有命非因桐葉而封唐提象握機故配土行而執鎮豈惟傳歷代之瑞寶抑亦彰受命之符信者也重日圭銳也睿作思而百志靈鎮安也安於道而萬物寧亦嘗三復斯名矣所以表道德之惟馨若此則君為道之本器乃道之形苟能據於道而依於德亦可以執無名之璞而逍遙乎大庭

觀兵部馬射賦

以藝成而動舉必有功為韻

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眾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

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德擇材官而奮武衛兼以超
乘者爲雄不惟中鵠者得祭用先才捷志亦和平以多馬爲能故
以馬爲試以得鹿爲美故以鹿爲正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
爭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於是馬逸騃騃士
勇伍伍蓄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妙
忽縱青絲矧瞻突過咸懼發遲冀驥足之展矣翻猿臂而射之揮
弓電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使裂麗龜春爾摧班示偏工於小者
安然飛鞚故無憂於殆而信候蹄之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
舉旌以効勝曰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
量力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肯爲後皆曰措極於肘
十得其九忝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
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引滿雷砰騰凌颺疾皆窮
百中之妙盡由一札而出乃知來者之藝蓋亦前人之匹若此則
樽甲壯基揚解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六轡之未總豈比乎浮雲
迴度開月影而彎環驟雨橫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庸
功天子垂衣儼鴈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閱騎從於南宮貢士之程
職司其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埒百夫之禦得雋爲雄唯能是
與星郎草奏上獻拱辰之防天驕解顏喜見射雕之侶客獨顧之
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拔萃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
以偃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礪於爾躬吾將
獻爾於王所

郊天日五色祥雲賦

以題爲韻

臣奉某日詔書曰惟元祀月正之三日將有事於南郊直端門而
未出天錫予以靈瑞是何祥而何吉臣拜稽首敢言其實陛下乘
五位而出震迎五帝以郊天五方騰其粹氣故雲五色以相宣控
壇乍直捧日初圓獸蹲而龍鱗熠熠鳥跂而鳳翼翩翩羽蓋凝而

軒皇暫駐風馬駕而王母欲前影帶旂常疑錯繡之遙動昭章文
物比摘錦之相連觀之者無小無大謂之曰若煙非煙昔者卿雲
作歌於虞舜白雲著詞於漢武皆跂望而爲言非仰觀而遂觀今
陛下德至天地恩覃草莽當翠輦黃屋之方行見金枝玉葉之可
不稱萬歲者三並美於麟鳳龜龍可以與四靈而五於是載筆氏
書百辟之詞曰郁郁紛紛慶霄之雲古有堯舜幸得以爲君象胥
氏譯四夷之歌曰焯焯煌煌天子之祥唐有神聖莫敢不來王帝
用愀然曰予何力澤未周於四海雲故爲而五色來爾羣后舉爾
眾職因五行以修五事由五常以厚五德正五刑以去五虐繁五
稼以除五賊苟順夫人理之父子君臣安知夫雲物之赤黃蒼黑
進我輦路就我陶匏雖有光華之萬狀不若豐穰於四郊凡百庶
寮相趨而顧稍疑江上之綺果異封中之素補天者雖欲抑之而
不出吞筆者安可寢之而無賦越明日臣稹詠霈澤於雞竿之前
觀斯雲散之爲五采之湛露

范傳式可河南府壽安縣令制

敕范傳式御史府多以法律見徵苟覆視之不明於薄責而何道
傳式在先朝時嘗爲監察御史會孫革以廢牧競田之獄來上朝
廷意其未具復命傳式理之不能精求盡以前卻使岐人眾來告
我職爾之由須示薄懲用明失實嗟乎長人之吏信在言前當革
非心無因故態過而不改寧罔後艱

王炅等升秩制

敕王炅等乃祖乃父勤勞邦家佐吾先臣相國捍患摧凶世爲勳
籍故吾聞成德諸將心猶悚然爾等初喪元戎能以眾整送迎新
舊之際不無夙夜之勞言念功庸宜升秩序關二憲署命之崇班
特示加恩匪用彝典

高端等授官制

敕高端等周官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斯亦賞勞之典也爾等皆執藝術待詔公車和六飲六膳以會其時察五色五聲以知其變朕嘗因苦口必念沃心每思藥石之臣咸聽肺肝之語凡百多士無以美疾愛予因爾厥官用警有位

李昆可權知滑州司馬兼監察御史制

敕李昆日者王承元以成德喪師之狀來告爾實將之能使承元之意上通朝廷之澤下究昆有力焉將議獎勞是宜遷秩郡丞憲吏用表兼榮

劉頰可河中府河西縣令制

敕劉頰朕以自鄙而北夷夏雜居號爲難理乃詔執事求才以綏懷控壓之者皆曰頰在茲選且言其伐蔡之役常參謀於懷汝之師部分弛張允協軍政遂命試領銀州郡事眾庶寧附邊人宜之

連帥以聞議請甄獎河西近邊擇吏惟精勿吝牛刀爲我烹割

王迪貶永州司馬制

敕王迪爲吏不廉受賄六千餘萬據其贓罪合寘重條言事者以爲伐蔡之時陷其家屬適遭蜂蠆並爲鯨鯢尙念爾於茲當從末減議遷郡佐無忘悅心可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所在驛發遣

王悅等可昭武校尉行左千牛備身制

敕執千牛刀以侍奉吾左右者命子弟之選也莊憲皇后姪王悅等或勳戚陰餘或公卿貴允佩觿有趨踰之美釋褐參侍從之榮勉奉我朝廷之儀敬順爾父兄之教可依前件

崔適等可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制

敕三品子崔適等左右備身在吾旒屨之側非貴遊子弟之可親信者不在選中爾等闕闕甚崇教誨斯至事我猶事父畏法猶畏

師勿惰勿佻以期無誨斯可與成人並行於朝廷矣

姚文壽可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制

敕姚文壽出入中外備嘗劇職靜以自勝高而益謙先皇帝以其忠愿謹信知書有文每決務宮中付以密命已事而復終無漏言朕方籍良能奪其情禮起自哀疾命爲監臨和而有常威而不侮修身處眾兩得其宜憂服旣除庸功可獎崇階厚秩兼以命之無忘慎修用副毗倚

徐智岌可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制

敕徐智岌邠之地后稷公劉之所理也俗饒稼穡土宜六擾內扞郊圻外攘夷狄故吾特命禮樂詩書之上將俾爲長城立監臨戎亦慎茲選以爾自更事任已著公方端介而不失人心謙和而能宣朕命寵以將軍之號仍加內省之榮復職舊藩勉終前効

邵常政等可內侍省内謁者監制

敕天子有內諸臣所以參侍奉備傳達而將外諸臣之復也其或久更事任績効甄明者必擇其良能而分命焉元從興元朝議郎行內侍邵常政等或扈從於艱難之際或服勤著廉善之名宜序班資用優階秩夫奠東司而臨象教爾無忘於肅清將成命以察戎行爾無忘於畏慎正闈闈以親賓客爾無忘於敬恭行是三者可以長守其祿位而不離於榮近矣各揚爾職稱朕意焉可依前件

宋常春等可內侍省内僕局令制

敕近制選內臣之善於其職者監視諸鎮蓋所以將我腹心之命達於爪牙之士也宣義郎行內侍宋常春等皆以謹信多才得參侍從更掌上府尤見吏能守官無毫髮之暇勵已有冰霜之操跡其聲實可備監臨汝其往哉予用訓爾夫處眾莫若順犯眾則不安約身莫若廉奉身則不足推是兩者引而伸之然後人可以近

天子之光出可以護將軍之旅矣罔或失墜以貽後艱勉當柱國之榮無忘立表之誓全實可宣德郎行內侍省宮闈局令員外置同正員常春可徵仕郎內侍省內僕局令員外置同正員

青州道渤海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授金吾將軍放還蕃制

敕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洲東之國知義之道與華夏同風者爾輩是也冒越深阻和會於庭予嘉乃誠命以崇秩用奮威衛保爾恩榮無怠無違永作藩服

青州道渤海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蕃制

敕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我十有二衛將軍以率其屬皆匡備左右爲吾近臣自非勳庸不以輕授以汝各費琛賫勞於梯航俾耀遠人宜示恩寵歸撫爾類知吾勸來

令狐楚等加階制

門下朕聞君法天大臣體君命數名等威上下以兩昔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轡亦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今朕宰相階級不稱甚無謂焉旣當行慶之恩宜用加崇之典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令狐楚端慎嚴恪夙夜在公按度懸衡守而不失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蕭俛深敏敬恭寤寐思理伏蒲焚藁知無不爲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段文昌坦易堅白風雨有常推賢舉能如恐不及咨汝三后弼予一人汝爲股肱耳目以資予予敷心腹腎腸以告汝汝其一乃志以奉上周乃惠以接下敬乃事以臨官是三者孫叔敖嘗之於楚矣位愈高而士愈戴祿愈厚而人愈懷夫以朕之不敏不明尙克用濟實賴吾二三臣朝夕之誨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爰因進等之詔用申交警之詞各竭乃誠同底於道康

天下平泰階而後越級之賜行焉茲謂敘常非以爲報楚可太中大夫俛可朝議大夫文昌可中散大夫餘各如故

蕭俛等加勳制

某等越正月惟朕憲考集大命於朕躬宅憂昏逾罔克攸濟惟爾俛屢贊大儀以詔予一人惟爾文昌作策度以道揚末命俾小子審訓弗違時乃之休王功曰勳茲用報汝尚克納誨毋忘協心銘於太常永作元輔

蕭俛等加封爵制

門下列爵惟五所以褒有德也朝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騎都尉襲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俛等外撫四夷內順百度同德比義以堯舜之道事予厥惟懋哉遂行益地之詔俛乃讓封於弟亦協推恩開國承家永綏厥後惟克恭敬以和神人

李逢吉等加階制

某官李逢吉是朕皇子時侍讀也忠孝之訓何嘗忘之惟祕洎瓊實爲藩臣克壯威猷用以垣翰揚造等祇事內外夙夜維寅並沐前恩遞升榮級上下有等式示彝章

李光顏加階制

門下朕聞有天下者道德仁義以爲理城郭溝池以爲固故曰不敎人戰是謂棄之有備無患可以應卒此先王歐攘夷狄保障黎元之大畧也五原居有夏靈慶之中當地豕豺狼之突將搯咽喉之要爰命腹心之臣厥有成功宜膺茂典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邠州刺史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李光顏氣蔽三軍心師百行有卞莊之勇守之以仁有日磬之誠濟之以武叱咤則風雲迴合間宴則樽俎周旋蓋文武之令才真古今之良將是以淮蔡之役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居最朕以蕭關尙警馬嶺猶虞五餌之詐可羞百雉之城爰度先是

屬役每難其人惟爾良能果諧予願程功而不憊於素訖事而不勞於人比命有司褒乃實力僉曰古諸侯勳德優盛則就加特進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有朝請一字以異之予嘉乃勤兼用兩者茲謂上賞爾惟欽哉可特進餘如故

王仲舒等加階制

門下階陞所以升堂奧也歷清貫者亦由是而登進焉國朝由散官而命爲大夫者凡十一等以銀青朝散爲名者非我特制則不克授蓋門戶有棨戟之榮腰佩有龜綯之異也朝議郎守中書舍人王仲舒等或歷職清近代予格言或分命藩方宣我程品或懸車以請老或持節以臨人或親或能或勞或久皆承霈澤之慶宜當並命之榮凡爾四十有三人各服我休命並朝散大夫餘如故

郭釗等轉勳制

粵若十有二勳以馭親賢以詔勞舊以稽秩序以行慶賜而刑部洎書兼司農卿郭釗實我元舅寅亮朕躬傅師洎肇其司予言發揚書命倭貳教官長財善物証居環尹夜警晝巡堪致厥政時惟舊老高陽而下五十有六人分命內外祇勤於理越二月發大號於天下延寵庶官錫爾崇勳無替嘉命

武儒衡等加階制

某乙等古人以朝散大夫爲榮是以自矜於歌詠況今由是級者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儒衡等皆吾內外之臣並在賢能之選頃因慶澤第許崇階朕不食言勉當嘉命

崔元畧等加階制

某官某乙階之設二十有九有庸有事有敘有加用是四者以詔百吏由鄙而上至於元畧曰加曰敘進而下至於景曰事曰庸光我侍從之臣且優致政之老詔賢詔德於是乎在堂奧益近爾其敬之

胡証等加階制

門下監遠將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賜紫金魚袋胡証等近古赦天下則勳秩階爵因緣而行亦欲與卿大夫同美利也爾等率其屬部分義甚明皆吾勞臣是有恩獎益進榮級宜其允恭

諸使收淄青敘錄將士等授官爵勳制

某等能執干戈討定逋孽功懋懋賞厥惟舊哉分命庶官秩建五等次用於十有二勳式示等威蓋以勞之大小爲上下也

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史憲等敘勳制

門下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准制敘勳將士朝議大夫試太子家令上護軍史憲等蜀形勝之地也南控蠻蠻西搃戎羌厲禁之勞實賴汝三千八百六十有六人之力使之必報並賜崇勳各懋乃誠勗率以敬可給前件

鄭氏封才人制

敕古者天子設六宮以詔內理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憂在進賢將聽雞鳴之詩豈惟魚貫之序鄭氏山東令族海內良家每師班女之文嘗慕樊姬之德桃姿煇耀蘭行馨香爰用擇才冀無傷善勉當選進之重無忘和平之心

第七女封公主制

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螽斯之慶上慰慈顏鳴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尙少出閣未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王承宗母吳氏封齊國太夫人制

敕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贈侍中王承宗母燕國太夫人吳氏魯文在手

燕夢徵蘭道以匡夫仁而訓子教日磬竭誠之操義必資忠戒陳
嬰自大之心明於處順是以承宗辭代之際承元領務之初或輟
哭以據牀每形言於憂國人知趣向道實光明宜受進封之恩用
表貫霜之節

李愬妻韋氏封魏國夫人制

敕夫尊於朝婦貴於室由古道也安有邦君之妻而無湯沐之地
乎涼國公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愬克有令儀
天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
有蒸嘗之潔愬當分闔之際終無內顧之憂者由此婦也今愬積
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重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彝章未嘗開
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可封魏國夫人

贈田宏正等父制

門下朕聞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莫不因嚴而教敬推類以
明恩朕以眇身欽承大寶爲億兆人之君父奉十一聖之宗祧捧
烏號知羣臣有良弓之思瞻彼蒼念羣臣有所天之感是用仲月
五日申命有司大錫追崇式彰餘慶而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魏州大都督府長史田宏正亡父贈兵部尙書庭珩等教必
以忠歿而不朽茂仲弓之德而位屈當年副孔父之恭而福流來
裔惟爾宏正爲朕方叔以殿大邦惟爾夷簡爲朕河間李夷簡宗室宰相故
云以光宗籍惟爾度爲朕呂望以司專征子有勞於王家父豈忘
於錫命進以師長之贈加以保傅之尊咨爾三臣告是五廟永錫
忠孝資於邦家可依前件

贈烏重允等父制

敕朕聞水積者不涸德積者不窮肆我高祖武皇帝傳序累聖逮
予冲人嗣守朝廷之常不克是懼而侯甸藩服亦克用又誠賴吾
邦伯庶君之不墜吾祖宗之典也追念本始無忘爾先永錫追榮

用彭彝訓檢校司空使持節滄州刺史烏重允亡父贈工部尚書承玘等根本粹茂源流浚發載誕頗牧降生申甫或並列藩方或常參鼎鼐承我制詔備陳孝思皆曰閱禮資忠實賴先臣之教欲報之德願言克從遂命褒崇以示幽顯可依前件

贈韓愈等父制

敕國子祭酒韓愈父贈祕書少監仲卿等子生則射桑弧蓬矢以告四方三月孩而名之十年出就外傅孔子雖欲遠於鯉也而猶教之詩禮所以相承先而重後嗣也然而免水火之災從師友之後服軒冕以爲卿大夫者一族幾何人惟爾愈雄文奧學秉筆者師之與某等各用所長列官朝右榮則至矣其父皆不及焉歿而有知能不望顯揚於地下贈以崇秩慰其幽魂推吾永懷用示但然於此可依前件

贈韋審規等父制

敕朕嗣立之二月五日在宥天下澤被幽顯凡百執事延崇於先而守尚書左司郎中韋審規父大理卿漸等生有列爵歿有懿行積德於身慶儲於後嘉乃令子爲吾望郎遂可有司之奏以錫先臣之命可依前件

贈田宏正母鄭氏等制

門下檢校司徒田宏正母贈韓國太夫人鄭氏等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欲養而親不待之詞也朕有臣宏正等皆社稷之臣也或寄重股肱或親運肺腑而克忠於國克孝於家歌康公念母之詩感日碑見圖而泣朕方推廣孝以闡大猷迺詔有司深惟贈典若曰幽魏并揚實鎮之大旣以命於勳賢齊晉清河惟號之美何用光於窀穸永錫爾類予何愛焉嗚呼子爲列嶽之崇母用追封之禮亦可謂生榮死哀孝子事親之終也惟爾欽哉無或失墜可依前件

追封孔穉母韋氏等制

敕穎考叔食美而思遺其親此孝子不遺於一飯也而況於萬石在前累茵在側慰心不及非贈而何尙書吏部侍郎孔穉母贈扶風郡太君韋氏等柔以睦姻明於訓子惟嬪之禮始自敬姜擇隣之規優於孟母慶鍾嗣子皆我蓋臣祇告有司丕序先烈錫以大邑達其深誠庶無風樹之嗟且壯秋霜之節可依前件

追封李逢吉母王氏等制

敕孝子之於事親也貧則有啜菽之歡仕則有捧檄之慶離則有陟屺之歎歿則有累茵之悲推而言之其揆一也不有追錫何以達情檢校吏部尙書使持節襄州刺史李逢吉母贈平陽郡太夫人王氏等皆朕公卿之母也或象感台階生申及甫或氣鍾河嶽非龔則黃出入恩榮羽儀中外苟無善訓安得令人簡想徽猷用宏封邑式光子道以盛母儀可依前件

追封李遜等母制

敕檢校禮部尙書使持節許州刺史李遜母贈義封縣太君崔氏等昔康公貴爲諸侯而念母之詞甚悲悲親之不逮也曾參仕三釜而其心甚樂樂及於親也今遜等有地千里有祿萬鍾頤指氣使無不隨順所不足者其惟風樹寒泉之思乎朕方推廣孝豈吝加恩並封啟邑之榮咸慰循陔之念可依前件

追封王潛母齊國大長公主制

敕檢校兵部尙書王潛母贈晉國大長公主於朕祖宗之姑姊妹也始以肅雍之德下嫁於公侯淑問怡聲禮無違者訓其愛子有過嚴君不因恩澤以求即每致忠貞而事主使勤富貴戒敦廉能鬱爲勳臣實資聖善徽猷盡在典禮宜加猶狹平陽之封式廣營邱之地克宣朕命用慰潛心可贈齊國大長公主

追封王璠母李氏等制

敕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母贈成紀縣太君李氏等古人云
生願爲人兄欲奉養之日長也若此則及子之貴顯親之榮能幾
何人是以聖王因心以設教由是揚名追孝之禮生焉朕宅帝位
思宏大孝乃詔執事追用疏封而璠等皆以諷賦語言得參侍從
欲報之歎發乎肺肝追加啟土之榮用深罷社之痛可依前件

贈鄭餘慶太保制

敕朕聞仲尼歿而魯公誅之柳莊死而衛靈請往夫以區區魯衛
而猶念賢臣碩德也如是況朕小子獲承祖宗寶賴一二元老朝
夕教誨以儀刑於四方天胡不仁遽爾殲奪而今而後誰其屏余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儒
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任台衡屢分戎律凡所劇職無不踐更
貴而能貧卑以自牧審直行於臺閣柔睦用於閭門受命有考父
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
朕方合稟庶罔昏逾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旣阻贈典宜加追
書保養之榮用彰明允之德可依前件

贈賻王承宗制

敕天子之於百辟也公則有君臣之義私則有父子之恩生則有
列爵以報功歿則有加榮以錫命遠則罷朝以申悼近則幸第以
臨喪而況於代濟勳庸時方委遇死而可作吾何愛焉故檢校尚
書右僕射王承宗海岱孕靈弓裘襲藝詩書禮樂稟訓於祖先勇
敢謨猷自生於誠肅逮居劇鎮益辨長材每懷戀闕之誠遂行割
地之効屢陳密款方俟來朝天不與年素志沒地表章前上忠懇
備存不以二子爲憂且日三軍求帥承元繼志雅有兄風雄藩旣
耀於連枝寵秩宜加於幽窆上台之首左輔之崇特越彝章用明
加等忠魂尙在期爾有知可贈侍中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布帛

五百段米粟三百石委度支逐便支送

贈賻裴行立制

敕秦郡守分土疆以牧人漢刺史乘輅車而按部兼是兩者才唯艱哉而況於鎮定遠荒經畧逋寇毗倚方切忽焉薨殂不有追崇曷彰憫悼故朝散大夫持節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裴行立積德之門代濟英哲班超奮筆志在功名鄺寄秉心義先忠孝累及事任益見良能龔遂著稱於潢池處默去思於交趾遺風尚在錫命宜加寵以貂蟬賻之穀帛用光幽窆式慰營魂可贈左散騎常侍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仍委度支逐便支送

贈陳憲忠衡州刺史制

敕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柳州刺史陳憲忠在德宗時執羈勒以從遂加戡難之名在憲宗時沐雨露之恩實被念功之詔朕敬承先志崇獎舊勳爰命有司用申常典生有態當其軼沒有雁隨其車可謂男子之哀榮矣可贈使持節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

贈楚繼吾等刺史制

敕故容州本營經畧招討左押衙兼行營中軍兵馬使檢校太子詹事楚繼吾故廉州古邱營鎮將試殿中監衛宏本等比以荒服不虔侵掠縣道乃詔殺勇爲人敵攘而繼吾等奮不顧身深入巢穴豺狼雖殪蜂蠆誤加方聞振臂之雄忽有歸元之歎其帥具上其功伐請議褒崇言念云亡尤用憫悼不有異等孰以勸忠特追有土之榮用明死政之節繼吾可贈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宏本可贈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

更賜手頓諡制

昔羽父爲無駭請諡於魯侯而衛君亦自稱公叔文子之跡則考行必在於有司賜諡或行於君命久矣故致仕太子賓客燕國公手頓祇奉三朝橫鎮襄漢雖便宜從事難以法繩而武毅立名實

爲威克來朝而後亦既降心敬以事君明能知子朕以禮存錫命
恩在展親考以慮深通敏之文參用追悔前過之義深詔執事宜
諡曰思

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

敕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窳延鄉之母有德漢置封邱生旣不渝
歿亦宜及故宋若華我德宗孝文皇帝躬勤庶務寤寐以之乃命
女子之知書可付信者省奏中宮而若華等伯姊季妹三英粲兮
皆在選中參掌宥密班妃裂素之詠謝氏散鹽之章瑋然玉音記
在彤管先皇帝乙夜觀書之際亦嘗傳窈窕德象之篇於若華信
念云亡禮宜加等特追封邑豈礙彝章可贈河南郡君
授人朝奚大首領梅落悟孤等二十五人官階制
敕某等各以貴寶會於明庭旣飲食以勞之又爵秩以遣之式所
以示懷柔於遠人也爾宜將我皇風慰彼黎獻可依前件

授人朝契丹首領達于只枕等二十九人果毅別將制

敕朕聞德教加於四海則遠人斯屆余德不類而爾等實來良用
愧於厥衷是以置野廬以勞其勤委舌人以通其意始於郊遠還
以禮成寵秩仍加厚意斯在被服冠冕無忘敬恭

為感克來朝禮後本館隨心裁以軍器局能九司...
恩代、後與考以處深通敏之...
三日...

授司...
復亦...
女子之知...

在...
以...
則...
雖...
欽定全書文卷六百四十七

欽定全書文卷六百四十七

